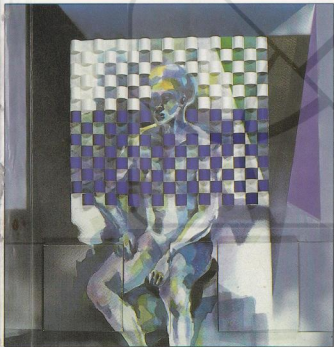


陳政欣
的
微
型



陳 政 欣 微 的 型



封面

“IMAGE TO IMAGE”

—— 源子玲

棕櫚叢書

陳政欣的微型

陳政欣著

目 錄

輯一

鬧鐘	1
無人先生	4
殺人電視機	7
某種錯誤	11
那人，無法開窗……窗開了	17
洞	19
我不死去	22
洞	27
模範	29
怪事	32
沉默是金	35
穿越時空的人	39
車禍	46
「死」的玩笑	49

輯二

生日禮物	57
拍錯了	61
時髦	64
擴張	67
做生意	69

演講稿	71
忙死了	73
中文書	77
黑土堆	81
沒事的 !!	84
神牌軼事	87
裁員	92
舉債還債	94
白吃	96
賄賂	100

輯三

我與我的決裂	107
謠言	111
親情友情	118
神與鬼	121
合作社	124
骨氣	127
忍	130
五十一點六三巴仙	134
語言	137
囚	139

附錄

「樹與旅途」作者的創作省思與自評	143
再談陳政欣的「車禍」——溫祥英	165
後記	170

輯 一



鬧 鐘

靠近來，靠近來，再近一點。我已經太弱了，所以近一點。把頭俯下來，靠近我的嘴，我要告訴你一件東西。我沒有什麼東西留下來給你，但却有一件東西要你毀了它。別插嘴，聽着，你必須毀了這東西，你必須毀了它。別問什麼東西，也別給你的好奇心吸引了。我不反對你看它一眼，或者幾眼，但你必須記住，別在它面前思索，別讓你的好奇心活躍，別以為自己很聰明而讓你的思想亂跑。我是爲你好，你可以看它，但却不可去思索它。記住，毀了它。它不是什麼東西，它只是一個破舊的

鬧鐘

在我的床下，有個舊箱子，是鎖上了的。你可以在我的褲袋裡找到一串的鎖匙，其中有一把能打開這個箱子。箱子放着我的文憑，出生紙及一些重要的文件，這一

切都不重要了，還有那些相片、衣服、錢，這些都不重要了。在這箱子的右角，或者左角，我記不清楚，有一個用破布包着的鬧鐘，是的，一個破舊的鬧鐘。它不會滴答滴答响了。你能忍得住你的好奇心，就別打開來看。如果打開了，就別對它思索，是的，毀了這鬧鐘，就是這個

鬧鐘

這個鐘已不能滴答滴答响了，然而，然而，唉，然而鐘上的秒針一直向後倒轉。是的，就是一秒一秒地向後倒轉。我哭了？就哭吧，讓我的眼淚流出來。我得告訴你，那秒針，那恐怖的秒針，就是一秒一秒地向後倒轉。它不停，它就是不會停下來，不肯停下來地向後倒轉。它一直倒轉，一直倒轉，倒轉，倒轉，倒轉到分針慢慢地向後退了一格。它還是倒轉着，倒轉着。然後分針又倒退了一格，然後又向後退了一格。然後，然後你就只看到分針在倒轉，一格一格地，一分鐘一分鐘地倒轉回去。這時你的頭開始痛了，心開始裂了。那支分針還是一直向後倒轉，一直倒轉。這時，你就發覺那時針也會慢慢地向後退了，慢慢地；而且你也感覺到你的心也在慢慢地裂開，痛楚也在你的腦中慢慢伸延。然而那支時針還是慢慢地向後倒轉，慢慢地，一秒一秒地，一分鐘一分鐘地，一小時一小時地向後倒轉，倒轉，不停不止地向後倒轉。漸漸地你看到黃昏的紅霞，接着烈日當空的中午，然後早晨的晨露，然後晨星，然後深夜，然後夜晚，然後黃昏，然後中午，然後……一切一切都向後倒轉，向後轉，太陽從西邊出來了。這時，

你感到心在裂，腦也在裂開，你感到痛，全身每個部分都在痛，你的眼淚再湧出來，你感到有兩種力量地扯着你。你的頭髮在生長，你的鬍鬚在掙扎地伸長出來，你的皮膚在枯萎老去。然而那鬧鐘却老是要把你扯回去，要把你的頭髮，你的鬍鬚壓入你的身體，要把你的皮膚磨得平滑年青。你感到鬧鐘在扯着你身體的細胞倒轉，然而又有一種天然的力量也在扯着你的細胞向前轉。你感到痛，不能容忍的痛！你哭，你喊，你哭，你把你的頭向地上撞，大力地撞，最後你抓住你的喉嚨，向着天喊：

我在那裏！
然後你就會像我這樣
死去。

刊登日期：269期 蕉風
七五年七月

無人先生

一清早，當移民廳的大門一打開，無人先生即已興緻冲冲地走了進去。向移民廳的一位書記要了份申請出國護照的表格，在旁邊的一張椅子坐下。把表格攤開在桌面上，他從衣袋拔出他的原子筆。他的心在喊，我要去環遊世界了。

姓名：無人先生

出生地：虛無

出國目的地：虛無

出生日期：不知

職業：

父名：

母名：

醫生証明：

無人先生看到「職業」，「父名」「母名」的項目

，不禁怒火大熾，再看到「醫生証明」項目時，他寫下：去你的。

他把表格交還給那個書記。那書記看着表格，微笑漸漸地在他嘴角綻開，那顆半禿的頭不住地點着。無人先生把頭一回，走出了移民廳。

那張無聊的表格激怒了他。他悵悵地閉着雙眼，低着頭盲目地在街上走着。車聲，腳車鈴聲，腳步聲，人聲一直在他耳邊响個不停。他把心靈關閉起來，把一切拒在感覺之外，無感於一切的噪聲。他走着，走着。不知走了多久，突然一種奇異的腳步聲擠入他的感覺，撞擊到他的耳膜。他嚇了一跳，停了下來。他仔細一聽，不錯，有一個人在他前面走着，那人腳步聲清晰地在他前面傳來，撞擊着他的耳膜。一聲聲的腳步聲在他的耳廊迴响，於是他順着那腳步聲，低着頭閉着眼跟了上去。那人的腳步聲一步一步地在前面响，他的腳步也一步一步地跟着。

突然，無人先生想道：何不超越前面那個人？於是他加緊腳步。前面那人的腳步還是不快不慢地保持着原先的速度，在前面响着。漸漸地，無人先生感覺到已趕上了那人，並且平行地走在一起，因為這時他不只聽到那人的腳步聲。而且也感到那人的呼吸聲在身邊响着。無人先生一時興起，在雙腳上加把勁，一下子就超越了那人。他清清楚楚地感到那人的腳步聲落在他的背後。無人先生很高興的停下來，回身一轉，並張開眼睛一看。竟也空空如也，一個人也沒有。無人先生嚇了一跳，發了一陣呆。然後又回過身來，閉上雙眼再向前走。

他才走了幾步，在他前面又清晰地傳來那人的腳步聲。無人先生不服氣地又加快腳步，企圖超越那個人。那個人的腳步還是不快不慢地走着。一下子無人先生又趕過了那人。無人先生又停下來，回過身子，雙眼一睜，竟然無人。無人先生被嚇呆了。過了陣子，無人先生回了神後，他又回過身來，閉上雙眼向前走。才走了幾步，前面又傳來了那人的腳步聲。無人先生急步趕前去，又超越了那人。他轉過身子再雙眼一睜，竟然還是像前兩次一樣，連個影子都沒有。無人先生可被嚇壞了，他發呆地站在街邊，眼望前方不知所措。

這時有人聲音在耳邊响起：我也是無人先生，我也來自虛無，我也去向虛無………………

無人先生慌然四顧，呵，那裏有城市，那裏有人跡，那裏有聲音，那裏有顏色！沒有，什麼都沒有，只有一片空無，沒有顏色的空無。

無人先生把頭搖了幾下，再雙眼一睜：呵只見星羣無數在四周飄遊，一團團的星云從這一角旋到那一角，一堆堆的星河從遠而近，從近而遠地飛馳過。地球就在無人先生的腳下，太陽就在無人先生的手中，彗星在無人先生的髮梢飛過，月亮就掛在無人先生的睫毛上。

無人先生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刊登日期：271期蕉風
七五年九月號

殺人電視機

午夜。

妻子及孩子們都在樓上睡了。樓下大廳中，利華一個人半躺在沙發中，左手半扶着眼鏡，半眯着眼睛在看電視。電視正映着每星期六的半夜場，利華不想睡覺，下午二點午睡到近晚餐時才起身，這當兒，他一點睡意都沒有。

電視正映着十九年前的一套西部打鬥片。銀幕上盡是牛仔們騎着馬跑來跑去，這套片實在引不起他的興趣，但他還躺在沙發中，看電視似乎是他的義務似的。

起初，銀幕的鏡頭慢慢淡出，然後漸漸地一個人頭在銀幕上出現，那是電視台的主持人。他是個文質彬彬的年輕人，戴着白金框眼鏡，微笑地向觀眾打了個鞠躬，口氣很溫和愉快地說：「諸位觀眾，打擾各位欣賞每週半夜場的雅興，我很抱歉，這只是技術上的問題，在

三十秒內，各位觀眾將會繼續欣賞到你們剛才在欣賞的西部片。我們的技術人員正在接駁關閉電視線。」

「好了，本台對剛才的擾亂向各位觀眾道歉。」

「李利華先生，你好！」

坐在電視機前沙發上的利華幾乎嚇得跳了起來。

「李先生，嚇着了你了，本人向你道歉，李先生，別擔心，我們有些事要和你商量。」電視主持人在銀幕上抱歉地說：「剛才我們的技術人員已把貴府上的電路線關閉。本台同仁希望和李先生要一件東西。」他溫文地微笑一下：「我們希望要先生你的性命。」

「要我的命？」利華睜大眼睛，驚奇地朝着電視機喊道。

「是的，先生。」主持人還是平靜地說：「當然，我們不會令先生你吃虧。我們要你的性命，是符合我們世界性的原則。我們要你的命，當然這必須是個公平交易，我們並不是壞人，我們會公平地和你談判。」

利華向樓梯看了一下，還好，沒把樓上的人驚醒。

「你說吧，怎樣的交易法。」

「先生，你必須相信我們，」主持人還是露出一嘴皓白的牙齒，溫和地說：「你必須相信我們，我們有操縱生命的技術，我們要任何一個人的生命，就如跑趟超級市場，要誰的命就是誰的命。當然，你不相信，讓我告訴你，我們有個情報組，對你的健康情形，我們有齊全的記錄。例如，先生你目前的健康的病源是心臟病。根據我們的報告，前天上午十時五十五分你在辦公室內發生了輕微的心臟收縮，一陣的絞痛使你伏在桌上，手

緊按着心頭呻吟，對不？」

利華愣住了，主持人所說得很正確，前天上午的確他的心臟不尋常的收縮。當時辦公室只有他一個人，主持人怎麼會知道這回事呢？利華結巴巴的說：「你們……」

「我們怎麼會知道，是嗎？告訴你，這是我們情報組的效率，我們還有行動組，正如，我只要按下我眼前的按鈕，我們的行動組就會發出某種波率的電波去刺激你的心臟，你的心臟就會收縮，你就會心臟病發作而死，你相信不？要不要試試？」

說着，主持人在他面前的按鈕壓了一下。

似乎有一股電流驟然間沖向利華的心臟，他感到一種麻木，然後心房開始慢慢收縮。一陣陣的絞痛從心臟向四肢蔓延，大顆的汗從額頭冒出。利華怒張着眼，喘作大氣，連聲向電視機說：

「我相信，我……相信。」

主持人笑了，愉快的微笑說：「李利華先生，這下你該明白了。你已受我們的控制，就如千千万萬其他的人。」然後，他攤開他面前的紙夾：「李先生，我們跟你的交易條件如下：我們要你的命，爲了公平起見，我們已作了必需的安排，你的孩子李成發在檳城曾買了張彩票。我們的營業組已安排好了讓你的兒子在這一期中頭獎，這頭獎的獎金就是你性命的代價。你的妻子，家人這一生就以你的生命而換來了富裕。」

「如果我不接受這宗交易呢？」利華喘着氣說。

主持人又笑了：「李先生，你該明白，我只要按下

這顆鈕，你就完了，知道嗎？這宗交易必須完成。」

「如果是這樣，你又何必來跟我交易？這是謀殺呵。」

「李先生，這你就錯了。不錯，我們隨時就能拿你的性命，但我們生長在這個平等自由的國家，每個人都有他基本的人權，在沒有得到你的允許之前，我們不會要你的命。即使要了你的命，我們也得給你某種補償，是不？我們尊重所有人類的人權，我們是文明的人。」說着，他把紙夾攔了起來：「李先生，你完全同意我們這項交易，是不？其實，李先生，我們要你的命，因為世界人口太多了，你需要讓出你的位子給一些年輕人。李先生，想一想我們的後一代，想一想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世界，你會同意我們的這宗交易，是不？」

第二天，李利華被發現心臟病發作而倒斃在客廳上的電視機前。

同時，他太太收到他兒子李成發從檳城打來的電話：他中了彩票的頭獎。

刊登日期：七七年十二月

298期蕉風

某種錯誤

昨天，我接到一個人的電話，吩咐我今日下午兩點在辦公室等他，說有事情相商。我問起他是誰時，他說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一見面就知道了。從電話那頭傳來的聲音及語氣都很熟悉，就是想不起是誰。其實我日常生活很忙，要我在某日某時等候一個人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我的生意我的顧客都會隨時出現，我根本就不會知道我下一刻在做什麼，或者跟什麼人出去。然而那個電話似乎有種魔力。當我聽到那人的聲音時，我根本沒有拒絕的念頭，而且連他拒絕把約見我的理由告訴我，我也似乎理所當然地答應他我會等他，期待跟他見面，而且還反常地跟他說：與他見面是我的夙願。天曉得，其實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然而就在今天，我從下午一時起就拒絕再接見任何客人或者朋友，同時告訴我的書記從二時起，無論誰我都不接見，也不接聽任何電話，

而且還特別吩咐除非是我叫她，否則別踏進我的辦公室。她對我的反常態度感到驚奇，說我是不是在等待某個特別的人，我說是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當我說出這句話時，我整個人跳了起來。我如何知道那人是個老人？天曉得，無緣無故的似乎一下閃光在腦海閃過，我就脫口說了出來，說那個來者是個老人！

我就坐在我的辦公桌前，桌面放了本稿紙薄，無所事事地專心專意等起那人來，除了冷氣機的呼聲，及室外「的的答答」的打字聲，我的整個辦公室一點聲音都沒有。我坐直身子，兩眼前視，眼前的牆壁一片雪白，遙遠永恆的白。這時我似乎看透了時空。所謂時空，你聽我說：

不知你可曾看過一種人體的醫學教科書。這是一種以透明的塑膠紙製成的。打開書頁來，第一頁是一個人赤裸的身軀。翻開第一頁，第二頁是這個人除去皮膚後的體軀，你能看到皮膚下堆堆的肌肉。翻到第三頁，却是除了肌肉後顯示血管的分佈圖。再翻下一頁，是內臟腑圖，可看到心臟，胃腸或者其他器官，再一頁頁翻下去，你能看到骨骼，再進而看到骨骼內的構造。翻到最後一頁，却是那人全身背面的圖照。於是，整個人體似乎就夾在一本書裏。所以拿起書前後一看，第一頁是正面，最後一頁是背面，然而迎着陽光一照，你就可看到整個人立體的透視，可在同一時刻中，看到一個人的血管，肌肉，臟腑和骨骼。再放在桌面上，却根本只是一個人的正面。如果把我們每一時刻在某一空間的事件繪在張張透明的塑膠紙上，然後把每一頁裝釘在一起，從

出生到死亡，把每一刻都釘成厚厚的一本醫學人體教科書，然後迎着陽光一照，你就能看透時空，在同一時刻看到過去，現在以及將來。把幾十年的時空集在一起，一照之下，你即可看到當你還是嬰兒時的情景，同時也可看到你死亡時的場面。

而我現在看到的，就像我是被夾在這種書的中頁，向後一看，可追溯到嬰孩的時刻，向前一看，也能一眼看到我的死亡情景。也就是在這一剎，我看到我所約見的那個人——那個我腦海中的老人——走進我的辦公室，並在我的桌前與我面對面坐下。

這人在我面前坐下時，我看看腕錶，正好是二點正。

我微笑着向他點下頭，他是個大約五十餘歲的人，頭髮都已半禿了，但並不顯得衰老。一張乾巴巴的臉孔，一對沒神氣的眼睛，然而在這雙眼睛裏頭，却似乎閃爍着興奮的光采。他兩隻手平放在桌面，正視着我，以平和的聲調說他要告訴一件與我有關的事件，他相信也肯定我一定會很樂意知道這事件的。

他說昨天早上，他有點事需要下坡去辦，於是他就踏上二十一號的巴士車。就在車上，他遇見了他——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背着書包穿着校服，靠在車窗邊發呆地瞪着車外的景物沉思。他在這孩子的斜對面坐下。當他發現那小孩子時，他嚇了一跳，因為他突然發覺這個孩子很像他自己，至少很像他記憶中當年的自己，於是他的腦海中呈現出一張張他當學生時的照片。雖然那些照片已破角或發黃，然而照片中的映像却和這孩

子相似得很。無論是他那對濃厚的眉毛，沒有神氣的眼睛或者臉形，即使那孩子冷漠孤傲的神氣，也和他記憶中的自己一模一樣。這孩子或者就是他自己吧，他突然興起這個感覺，或者這孩子是必須在他死後才應該出現的。或者是他自己來得太早了，早來了四十多年，才會這樣冒失地遇到還未衰老去的自己。這是一種無意的錯誤，一種應該說是機械操作時所產生的某種錯誤，而導致時間及空間的纏摺重覆。這種重摺使他他早來了四十多年。本來時空是互相連接伸延到永恆的，就如光波，平直地向宇宙伸延而去。然而就因這纏摺的錯誤，兩個在不同時空的人一個共同的時空相遇了。他一時失措地不知如何處理尷尬的場面，因為這時那小孩也正反面來詫異地盯着他。幸好這孩子還沒有發覺他倆的相似，只是以一個孩子好奇地注視個老人的眼光看着他。他終於跟那孩子搭訕了起來。

「首先，我跟那孩子談起他的功課。」那老人接着說：「他的老師，同學及他的日常生活。起初，他是很害羞地不敢回答我，但在談了幾分鐘之後，他竟跟我一見如故地滔滔不絕談起他的身世來。我這才知道他住在車水路尾段的一間木屋。家中除了老母之外，還有三兄妹。到他家附近時，我跟着他下車，從而也認識了他的母親。他的父親在他三歲時就逝世了，遺下兄妹四人，靠着母親替人洗衣過活。他家的經濟是很困苦的，從那破落的亞答屋頂，破舊的椅桌，可以想像到他們生活上的窮困。就在他母親進房倒茶時，我在桌上放了三十五元，然後靜悄悄地走了。」那老人一邊說一邊看着我的手：

「這孩子雙手有一種特徵。你知道嗎？大多數的人的姆指在直立時，指尾會微微向後傾斜，而這孩子的姆指，卻像竹竿般的直立。我曾嘗試去扳他的姆指，總不能使它絲毫傾後。」

我頓時驚道：「是不是跟我的姆指一樣？」我把雙手打開向他展示。他扳了一下我的二支姆指：

「是的，跟你的姆指一模一樣，也跟我的姆指一樣。」說着，他向我展示他的姆指。

這時我已興奮得忘了去看他的姆指；我氣急地說：「我認識他，我認識這小孩子。他的母親在他十八歲時才逝世。這孩子中學畢業後就進洋行當推銷員，後來，後來他自己當了一個代理商，而且還過得不錯，我認識他，因為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就是那個孩子。我還記得十五年前的一個下午，我遇到一個老人，那老人隨我回家，而且還放了三十五元給我媽。那老人該是你，對不？」我一時興奮地捉住他的雙手，眼淚滿眶地望着那老人。

「是十五年前嗎？還是昨天？」那老人微笑地望着我：「你想想看吧。」

我迷亂了，疑惑地望着那老人，半晌，我忽然衝口而出：「那你呢，你是誰，你又是誰呢？」

老人哈哈一笑，站了起來：「我又會是誰呢？除了是你，三十年後的你，我還會是誰呢？哈哈！」老人大笑着，向牆壁走去。

我剛想出聲阻止，那老人竟穿牆而失了。

我衝到窗口，打開窗口一望，大街上沒有老人的蹤

跡。

這時，我看到對街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背着書包穿着校服，微仰着頭向窗口的我好奇地瞪着。他那對濃厚的眉毛，沒有神氣的眼睛及冷漠孤傲的神氣，竟和我記憶中小時候的我一模一樣。

我禁不住地自己笑了起來。

刊登日期：七八年五月号
303期蕉風

那人，無法開窗…… 窗開了

那人醒來。睜眼。盲黑，無邊無際的黑，純粹的黑。盲黑。那人懷疑是否醒覺。雙手往空間一拍，「啪」一聲把懷疑否決了。醒了，醒於盲黑。是現代人，那人急着摸索他的眼鏡。往鼻樑上一架，還是兩片盲黑架在眼前。鏡面後的黑更是無底的黑。那人站起。吶喊：「做為人，我有權利要求光！」於是光亮起。盲黑退却。這是間斗室。除了一面緊閉着的窗，沒有門，或者任何出口。而頭頂上，一盞現代的原子燈，亮着人製的光。那人把鏡框一托，喃喃地說：「這是什麼鬼地方？」「你的命運。」有聲音回答。「我在此等什麼？」「死。」「爲什麼？」「爲了生存。」「那窗呢？」「時間之窗。」「窗外呢？」「無際的空間」那人走向窗。雙手出力把窗推出，又雙手出力把窗往內拉，都無法把窗打開。

那人終於放棄一切坐下。等。等時間老去，等自己老去。直到某天，那人的眼皮沉重得就要閤起時，那窗突然自自動打開。窗外的盲黑就流了進來。黑，還是一樣的黑，無邊無際的黑。那人終於把雙眼閤上，把窗外的黑及眶內的黑溶在一起。至於人製的原子燈是否亮着，眼鏡是否還架在鼻樑上，是無緊要了。那人，睡了。



刊登日期：七八年十月號
308 期蕉風

洞

早晨。他一張開眼，就看到牀頭的鬧鐘標示着七點。他感到疲倦，睡意猶濃地讓眼皮鐵閘似地落下。再睜開眼時，時間已滑走了五分鐘。他不想去上班，不想爬離那溫暖的床。通常在七時十分他就該已準備妥當上班去了。他躺在床上，構思着請假的理由。想着，想着，突然腦海一陣空白，甚麼都消失了，眼膜上反映着一片空白。

當他的意識再次浮現時，映現在他的眼膜的是他手背上的皮膚，及皮膚上一根根的手毛。根根手毛是棵棵的樹，根植在大地的皮膚層下。他的意識給手毛攔住了。他的眼光從一根手毛移到另一根，從一棵樹移到另一棵樹，他在樹林間巡視着。突然他感到缺了甚麼東西，定眼一看，原來缺了一根手毛。有個毛孔，這毛孔沒有毛，祇是個黝黑的洞孔。洞，一個開向地心的洞。

他好奇地向洞孔走去。接近邊沿時，他伏下，爬在

地上，向洞口移去。那是個黑黢黢的洞，透不住任何光線的洞。他把頭探向洞口時，一不小心，鼻樑上的眼鏡竟向洞中跌落。他吃了一驚，雙手向眼鏡一撈，整個身子就向洞中跌去。

當他鎮定下來時，錯誤已造成，他已跌向那黑洞。

黑，看不見一切的黑。他感覺到他直線的跌落，無休止地往黑洞飛落下去，他往洞口上望，洞口的光芒消失了。突然他醒覺，他連方向的意識也消失了。他是仰着身子，還是伏着身子跌落，他是頭上腳下，還是腳上頭下，還是躺臥着身子跌落？沒有洞口的光作為標示，他連自己的坐標點也失去了。他感覺到他的身子漸漸地不再移動，漸漸地停止在黑色的空間，其實，他是否在移動中，還是在靜止的境界，他已無從分辨。四週都是同樣的黑，同樣的摸不着邊際。「摸」。腦海裏靈光一閃，他急忙用手往臉上摸去，竟摸不着任何物質。他雙指往雙眼眶一插，就如同插入空間似的，沒有任何觸覺。兩隻眼已成了兩個黑洞，抑或連雙眼洞都根本不存在。或者手、手，他急忙雙手往空間互相拍擊。沒有聲音，連空氣也不曾波動。是手不存在了，還是耳朵失靈，抑或沒有空氣這媒介把聲音傳遞？眼睛盲了，還是在黑暗中失去了作用。他感到很疲倦，他想喊，或者他已經喊了，可是音波已給黑暗堵死。他存在嗎？他想把腳一踢，想踢到任何能證明他存在的物質。他是否踢了？他不知道，因為他根本觸不到任何物質，他是否存在，已無從證明，除了這「意識」還在自問着，或者就祇有這意識存在空間罷。

「不，我還存在着。」他的腦海浮現這個意念，「即使我的身體已不再存在，我的腦子還存在着，我還能思考！」他反抗着他已死亡的意念，再三地告訴自己還存在着，而能夠思考就是存在的價值。

然而，這是甚麼地方？黝黑的子宮？他是游戈在子宮帶的精子。還是受了精掛在子宮壁上卵子？或是游戈在宇宙的黑洞的一顆還能思考的腦子？或者是醫院架子上盛在瓶子裏向人展示的腦幣？

他在哪裏？

突然，他感到這一切都不是重要問題，重要的是：

「我怎麼會跌入我自己的毛孔洞裏去？」

刊登日期：313期 蕉風
七九年三月號

我不死去

我就要死去。我要死，並不因為我厭倦，而且因為要休息。所以我躺在那兒，我的房間裏。我躺著，讓我的血液流動速度漸漸緩慢下來。我令我心臟開始減低收縮的次數，我使我的肺漸漸減低吸入的氧氣量。我讓冷意開始從我心房向四處八方伸延，讓眼皮把一絲絲陽光推出。我感覺到四肢開始僵硬，腸胃開始靜伏，血液慢慢地停了下來，腦海逐漸出現一片空白。是空白嗎，我不知道。或者是全然的盲黑。我喜歡黑，黑是純粹，不像白那麼刺目。我的腦發出最後的腦波，在告示着：我就要死去。平靜，無所懼怕的睡眠，長遠無際的空白或者盲黑，所以我對眼皮說：拉上天窗吧！

這時，我的房間為人打開。

一個人拉開我的左眼。是個和尚。

一個人拉開我的右眼。是個神父。

兩個人齊聲喝道：「慢著，慢著。」

我不得不吸入多些氧氣，以讓我的血液稍微流動。

這樣，我才不必依靠他們的手指力而能撐開我的眼睫。我說：「怎麼回事呵。」

「你要到那裏去？」和尚有着佛陀的笑臉，和祥地問：

「睡眠，永無邊際的睡眠。」

「是死亡。」神父有着耶穌寬和的眼光。「我們都稱之死亡。」

「就算是死亡吧。」

「那麼，讓我們來指示，你該前去的道路。」神父平和地說。

「但我不想去那裏呵。」我說：「我只想永恒的睡眠。」

「這是不被允許的。」和尚微笑地說：「你不是到天庭來，就是到黃泉去。」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神父接口說：「天堂，或者地獄。」

「我甚麼地方都不去，我只想躺在這裏。」

「這由不得你作主。」

「我們的手指不會讓你的眼皮闔上。」

「好吧。」我只有平靜地退讓。「那麼，請你們兩位告訴我，天庭與天堂，黃泉與地獄是否同義詞？」

和尚與神父對望一眼，同聲道：「是的。」

「那麼，你們好不好化成一體，然後再來遊說我。」我只好打住精神跟他們周旋了。「你們兩人各站左右，多麻煩。」

「也好。」他倆又同聲回答，然後各向對方走去，

走進對方的身體。於是他們化成一團光芒，浮在我臉上，以一種對我個人來說是很空洞的聲音說：「你要死亡？」

「是睡眠。」我反駁。然後放棄地說：「也罷，就算是死亡。」

「那麼，你有兩條路好走，上天堂或下地獄。」

「我只想躺在這兒。」我回答。

「你可曾犯過罪惡？」那聲音在響着。

「何為罪，何為惡？我只爲了生存，所以我的一切都爲了生存，爲了我這一身不得已的存在而生存。或者我犯過罪，但也是爲了生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相信我是善的。」我回答。「爲什麼你們不查下你們的記錄卡來判斷我呢？」

「嗯。」那聲音靜默了會兒：「無功無過，你的記錄倒很怪，無功無過，無善無惡。」

「所以說，我只該躺在這兒，睡在人間的。」

「那怎麼可以？善惡黑白要分明。」那聲音又靜了會兒。「這樣吧，你上天堂如何？」

「天堂？」我睜開我的眼，說：「去作什麼？」我接着說：「那你告訴我在天堂你們做什麼？」

「無憂無慮，快樂地活着。」

「活着？」我驚奇地問：「還要活着？那麼告訴我，我在天堂能隨心所欲嗎？」

「這要看你隨心所欲的是甚麼？」

「例如，我生理上種種的基本要求，心理上的獨立自主。」

「噢，別提起這些，你不再需要這些。」

「那麼，做些甚麼呢？」

「如唱讚美歌，唸禱文，這兒飛飛，那兒跳跳，跳一些飄飄然的舞吧！」

「那麼我的一些生理器官呢？不就要退化龜縮？」我不禁擔憂了起來：「還有我，獨立自主的我。我可不想成為植物人。你們知道的，獨立的我即使到了你們的地方，還是會有自己的想法呵。」

「別提這些，讓我們歌頌偉大的上帝或佛陀，歌頌他們不是我們最有意義的行為嗎？」

「除了這些，還能作些甚麼？」

「在雲霧中走來走去，跟仙子們聊聊詩書，彈些琴兒，多美好的日子呵。而且是永生不死，無憂無慮的。」

「那麼，我下地獄吧。」我只好退而求次了

「這倒很麻煩啦。你沒犯罪嘛。」那聲音說：「送你下地獄就不好意思了。」

「不是說不信你們就有罪嗎？或者罪不能被赦免嗎？我不信你們，就判我有罪吧，我真的不信你們。」

「然而地獄是充滿了罪惡的人」

「我不怕，我相信在地獄我有很多朋友，他們不致於欺負我吧。」

「欺侮倒不會，只是像你這種無功無過無善無惡的人，下了地獄，地獄的官吏也不能替你安罰，你還不是無主孤魂一個在地獄閑蕩而無所事事。」

「就是啦，」我回答。「那麼，你們讓我在此死去

不可嗎？讓我的靈魂在此散去，隨風隨雨隨流星在大氣中逸去。你們知道，我要的是永恒的靜，無邊的白或無際的黑。我只要什麼都不想。讓我的腦子沒有一點氧氣的供應，而作永恒不必思考的休息。這不是很美嗎？讓我睡去。」

「這是不可能的，上帝不允許。佛陀也不允許。你要就上天堂，要就下地獄。沒有所謂的人世間，沒有所謂的這裏。」那光幽發着聲音說：「如果不上不下的，我們只得在你耳邊裝上錄音機，日夜把你吵得不好死！不能死去！」

「媽的！」我生氣地坐了起來，大聲喊道：

「那麼，我就不死去，這總可以吧！」

刊登於蕉風月刊328期

八〇年七月

洞

我的女兒，十一個月大的女兒，側着身子，呶張着小圓嘴，在小床上沉睡着。新生的幾枚門牙，似乎要封住圓嘴的洞。

洞……令人迷惑的洞，我蹲下，仔細地向那黝黑無底的洞探視。這時一道閃光在洞中閃逝。我不由地趨前，眯着只眼，再向洞中張望。

這時，只感到陣陣的熱風從洞口湧出。延流在牙床間的口涎如地層下的源泉，淙淙流過我的耳膜。洞，一無空有的地洞般的盲黑，然而在盲黑中似乎有光的閃耀。

我不自禁兩手扳住洞口，把頭探入。

驀然，我看見一個婦人背着洞口盤坐着。我感覺到那是個婦人，只因我的意識告訴我是個婦人。

我望着她的背影：一頭稀疏雪白的長髮掩飾不了在

衣領上端頸項上癢癢的皮膚，瘦削的露在衣袖外的手臂却是皺紋縱橫如披著張乾燥的破舊洗碗布。我雙手趨前，把她身子扳過來。

是個從未曾見過的老婦人，沖着我微微一笑。

在那皺紋滿佈的眼睫下的笑意却是屬於我十一個月大的女兒的。

我「呀」的一聲驚叫，把頭從洞口退出。

床上的女兒已「嘛」一聲地哭了起來。

刊登於南洋商報「讀者文藝」版

八二年八月一日

模範

我們的部門最近來了個職員，他的名字叫模範。

模範是位年青人，他鼻樑上攔架着個金框眼鏡，臉上和藹的笑容永遠迎向每個人。不論你是部門的主任，或是辦公室的雜役，他永遠彬彬有禮一視同仁地對待。跟他提起什麼，或者討論什麼，他都是很細心地聆聽着，而且在恰當的地方提出恰當的建議或感想。他是個效率奇佳的職員，辦公桌上永遠收拾得乾乾淨淨，所有的文件一遞到他的手，他就即刻進行解決。他不與同事作不必要的閒聊，也不會向女同事搭訕。他只是靜靜地工作。他從不談論人家的是非，也從來沒有是非讓人談論。由於他的工作態度是「今天的工作現在就做完」，所以他的桌上從沒有文件在上面逗留過。所有遞交給他的工作，他即刻辦完，就馬上送出，是以他的辦公桌永遠是空蕩蕩地，有時還不甞鋪上一層薄薄的灰塵。他從不遲到。八點鐘，他必已坐在他的椅子上，等候文件遞交給他。四時卅分，他一定辦完了交到他手上的工作，站起來往門外走回去。他不參與辦公室內其他職員的閒聊

、或嬉笑，他是個無暇可擊的人，他的名字叫模範。

跟他前一任的職員比較起來，可真是天淵之別。前一任叫蛇王。此人名聲不佳。他就像條蛇，永遠要纏上任何女性。只要略有姿色，不論是已婚未婚，少女還是少婦，他要了糾纏會兒，沾點手頭上或口頭上的便宜，他就像條蛇，因為對任何職位比較高的人，他都會盤繞而上，去獻諂媚。他阿諛奉迎的功夫一流，饒舌的功夫更是未逢敵手。辦公室內的任何大事小事公事私事，他都能加油添醬搞得精采絕倫。他就像條蛇，因為他永遠懶洋洋地盤坐在他的辦公桌上聊天，或者倚在別人的桌上吹牛。所以他的辦公桌上永遠堆着從來不曾清理的文件，文件上永遠罩着片灰塵。

有一天蛇王就不再來上班。有人說他死了，有人說他去了遠方，總之，從此音訊全無。辦公室的人都為此而暗自慶幸。

不久，模範就來上班。他與蛇王截然不同的辦事效率及做人的原則使每個人讚賞。然而有人說模範不是別人，就是蛇王。蛇王死了，就變成模範。在這個時代，有人會相信死人及幽靈這種事呢。起初大家還私下議論紛紛，有人提出疑問，有人表示好奇，然而隨着時間的流逝，辦公室的每個人逐漸地感到一種難以表達的痛苦開始自良心龜裂伸延。

從某種意義來說，模範是人理想的公務員。然而就因為這個緣故，辦公室的人開始感到不自在，漸漸地，人們開始感到辦公室存在着一種不平衡。人們開始失去心安理得的心境，人們開始感覺到自己的尊嚴受到威脅。跟模範比較起來，他們有時免不了談些不該談的瑣事，或者閉上眼睛憩息一會兒，或者桌上堆集些不能清理

出去的文件，或者遲到早退。

模範的辦事效率，做人處事的原則是無可指責批判的。然而他的本身的存在就是對他們的不斷的指責批判。人們開始感到汗顏、妒忌、埋怨、憤怒及至恨他入骨。人們開始幻想着要是沒有他存在時的境界，以及他們心靈上將得到的恬靜平和。

於是人們的手指都憤怒地指向他：「去死吧。」

於是模範化為烏有。

於是模範的辦公桌空空蕩蕩地擺在部門的辦公室上，椅子上罩蓋着一層厚厚的灰塵。

刊登於通報「文風」版
八四年一月十一日

怪事

雖然是件怪事，但他並不認為是不可能的事。雖然很罕見，但他認為在這世界上，這種怪事並非絕無僅有，而且在世界各地無時無刻地演出着。問題是：你認得出認不出。

他第一次遇見自己，而且認出自己是在渡輪的碼頭上。那時，渡輪正靠了岸，他的目光正注視着從船艙湧向碼頭的人潮。突然間，他看到了自己從船艙出口處走出來。那個走出來的自己鬢角都已泛白，個子雖然已有些佝僂，但體格還是很健碩，正低着頭向位穿著入時容貌姣美的少婦低頭談笑漫步走來。那個自己都有六十多歲了吧，然而臉上充滿自信的微笑，却是他這位站在碼頭上等着下船的三十出頭的自己近幾年來由於生活波折而泛不出的笑容。看到那個已年老的自己竟伴着個年輕貌美而且並不是自己的妻子的女人，毫無顧忌地一手搭在她的腰部輕笑親暱的樣子，他不禁楞住了會兒，而產生了窘迫困惑及妬忌的心情。那個年老的自己也抬起頭

，瞥見這站在碼頭等候下渡輪的郁郁寡歡，臉色陰沉的三十歲出頭的自己，一時之間也直楞楞地停了腳步。那少婦驚訝地抬頭詢問那年老的自己，然後把困惑投向佇候在碼頭的他。年老的自己這時狡黠地眨了眨眼，然後便緊抱着少婦的腰肢飄然而去，而把他這位為生活奔波得愁眉苦臉的年輕的自己遺棄在這人潮熙攘的碼頭上。從年老的自己的眼神中，他知道他也認出了自己。

怪事。然而錯誤無時無刻在重覆着。時空並不是條直線，正如光綫也在空間彎曲。重疊的錯誤可能發生。在他第二次遇見自己時，他竟壯起胆子跟自己接觸起來。可惜的是第二次遇見的自己由於心境的幼稚而認不出自己。

那次他為了向某間學校推銷試驗室用的化學儀器而拜會學校的校長。抵達校長室時，室內正一片混亂。校長手忙腳亂地移開桌上的文具，以便另兩位老師把一個學生的軀體架放在桌上，口中慌亂地嚷着要女書記打電話叫救傷車。他一看桌面上痛得號叫高嚷的學童，就即刻認出他是學童時期的自己，而且也知道他自己在足球賽上被人踢折了腳骨。他連忙走上前，按着那痛得發顫，脆弱瘦小穿着學生短褲的自己。那位學童的自己，睜開眼睛，直瞪着自己時，眼瞳深處一片迷茫的意識告訴他這位學童的自己並認不出他自己時，他即刻站立起來，向校外走去。學童的自己還不能了解時空的實質。他不願干涉另一個時空下的自己，並在自己幼稚的心靈上留下自己那時不能接受的困惑。

接着，有一天，他經過一間百貨公司的玻璃櫥窗。

他一邊漫步一邊欣賞着櫥中形形色色的貨物，猛然抬頭，竟看不見玻璃上應該映現的他的身影。只見玻璃的映像中，人潮熙攘地走過，獨不見玻璃映像中自己的顏臉，他於是知道他看到了他死後的世界。在沒有他的世界裡，人們照樣地在百貨公司玻璃櫥前經過，世界還是一樣痛苦地或是歉愉地活着。

怪事。

這要看你認得出認不出。

刊登於通報「文風」版
八四年一月廿二日

沉默是金

發覺自己生理上有這麼一個奇異的現象，是在十幾年前當我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或者應該把這奇異的現象稱為缺陷吧；就像自己長得太矮，面龐上長了粒黑痣一樣，這些缺陷已跟自己的身軀結了永生之緣。身高不夠或是長黑痣什麼的，都是些外在的現象，而我這奇異的缺陷，可却是內在的，而且也讓我花了十幾年的時間作了無數次的自我檢討分析研究之後，我才把這種缺陷肯定下來。我曾認為這可能是種心理上不平衡而引起的阻障，致使我的喉音在一時之間失去作用；但我一再細心觀察研究，發覺這並不是種心理上的阻礙，而是我生理上跟一般人不同的生理現象，這現象在別人身上是找不到的，而且常常帶給我十分痛苦的冤枉，所以我認為應該把它當作一種缺陷才是。

十幾年前，當我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在某一天的算術課堂上，我的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個算術題 $4 \times 2 =$

。我被叫名前去作答。當時我寫了個8。我一寫完，老師就在我頭上敲了下，罵道：「你這笨蛋， $4 + 2 = 8$ ，連簡簡單單的加法也不會。」當時我知道我是對的，是老師忘了是 4×2 ，而不是 $4 + 2$ 。我心中很焦急生氣，我要向他指出是他自己的錯誤，然而，當我張開口，却發不出聲音來。我很焦急。淚水已在眼眶內打滾，汗水也在額頭上泌出，但我却發不出聲音，任我心中腦海中在狂喊我是對的，但總沒有一絲的聲音跑出來。我只是圓張着嘴，雙眼盈淚地僵立在那里。

接着老師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他又罵了起來：「你這笨蛋，你自己算對了，是老師一時糊塗錯怪了你，但你也笨蛋呵，你怎不對我說：老師你錯了？站在這兒發呆作什麼？好，好，別哭，你就打回老師好了。」老師真的拉起我的手在他頭上敲了一下。當時，我很驚慌恐懼，我担心就此變成啞巴，再也發不出聲音了。可是在下一分鐘，我却「呵」一聲哭了起來，把老師嚇了一跳。

當時年小，對這奇異的現象沒有注意，只知道被人冤枉了，心中很郁悶，憎恨，然而就要開口解釋時，我却找不到聲音來表達我的意念，似乎聲音在那刹那逃逸了，我只能啞然地僵在那兒。

隨着年歲的增長，我發覺這種特異的缺陷頻頻在生活中出現。這現象的出現使我頹廢消沉。我曾探詢同年的友伴可有如此的現象，但得到的答覆是一些嘲笑。這使我消極，以致后來我把這缺陷深埋在自己的心靈深處，不再向任何人透露了。

例如有時在某件事項與父母或兄弟爭執，我覺得我有大把的理由，而且覺得我的看法是正確的，但當我要把我的意見說出時，突然間我的聲帶失去了作用。我只能張開着口焦急地僵着，說不出話來。就因為這樣，我總是被他們認為我是個拿不定主意，沒有意見，不會思考的人。也因此我飽受父母兄弟的蔑視。他們總是認為我的沉默就是對他們的贊同或漠視，而我的性格又是很倔拗，在失去開口的時機后，我又不願為自己的失常作任何解釋。

我曾自我分析過，是不是我生性懦弱，是不是我不能面對錯誤，還是懼怕別人的嘲笑；是不是這些因素使我的心理失去平衡，而致使我的聲帶失去效用。我請教醫生，醫生也檢查過我的喉嚨。我的一切發音官能都正常，只是在面臨對任何行為作解釋時，我總會失聲而啞然。

由於這種缺陷，我於是養成了不對旁人解釋的習慣。我只求結果，而不注重事前的鋪張或任何人的許可與諒解。我決定一件事，我去做，而不給與任何理由，成果就是最終及最好的理由。也因此，我的行為令我的父母兄弟瞠目，我也成了他們心目中最自我最高傲的獨裁者。他們說我的口含着一塊金。

這種缺陷反映在工作上，却成了我的致命傷。老板問我業務上的意見時，我總是瞪目相待。我不會給他任何意見，我只有沉默，而這沉默總被他誤認為無能懦弱。事后我雖然以行動及成果來答覆他，但我的沉默總得不到老板們的歡心。所以我從一間公司跳到另一間公司

，四十歲未到，我終於再找不到任何一間願意聘請我的公司了。

沒有人會了解這種缺陷，也沒有人會相信，因為我本人就沒有為這缺陷作解釋的能力。我離開城內的家，回到鄉下祖傳的古屋。

回到鄉下，遠離了城市間噪亂，我想或者我能好好地思考及探究我的缺陷的根源。我作筆記，作統計，閱讀心理學的資料，我面對一脈青山，一天藍空，我希望有人告訴我的缺陷的原因。

作為一個沉默者，在這鄉下，不用多久的時光，我的聲名已遠播四鄉。人們都知道我不是個隨意開口的人，於是謠言四起，說我口里含金。

就在一個深夜，有兩人摸黑跳進我的屋子。一個把我的手紋在背後，另一個拉着我的頭髮把頭往后仰，一把匕首在我頸項一劃。

我聽到金屬與金屬摩擦的聲音，我感到熱血流滿胸腹。他的手探進我的喉嚨亂扯。

在我失去知覺前，我聽到那人喊到：

「哎阿，果然是有黃金啊！」

刊登於南洋商報「文星」版
八四年八月十九日

穿越時空的人

據說，李成義花了四十八小時才完成他的誕生過程。

從他的頭皮露現，到他的雙腳脫離母體為止，他的母親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四十八小時的生產痛楚。當他一脫離母體，他的母親也就燈枯油盡地棄世而去。他的誕生帶來母親的死亡，所以從嬰兒期開始，他就在不是正常親情的滋潤下長大。他從小就被送往鄉下的外祖母處，直到上學的年齡，他才被允許回到城市的父親家中來。

從他懂事開始，他就發現擁有一種人體的特異功能，那就是他能在睡夢中看到明天（第二天）的實景。而明天（第二天）的生活情況會如他夢中所呈現一樣地，確確實實地演現。這也是說，在他的睡夢中，他的人體特異功能能使他看到未來四十八小時內的生活世界，更確實的析釋：他的意識在睡夢中能經過時間的墜道，而跑到未來四十八小時內的世界去。當他睡醒時，他的意

識會回歸到現時現刻的真實世界，但他却會很清楚地知道在未來四十八小時內將發生在他周遭的事態。以如是推論，他的特異功能賦與他一種能打破時間阻碍而看到未來的能力。遺憾的是，他只能看到未來四十八小時的世界，超過四十八小時，他是跟你我平常人一樣，對未來一樣盲目視而不見的。

在中國，科學家對人類的「超能力」和「超感觀知覺」已進行很有系統的測試和研討。在超視覺的研究上，他們發現和測試不少能「耳腋認字」的兒童。這些特異的兒童，不僅能靠耳朵和腋下，甚至靠腳底、手指、皮膚及頭頂等而看到寫在紙上的文字。這種超視覺的發現是否是人類古老或已退化的功能再次復現呢？而李成義這種意識超越時空的能力是否和「超感觀知覺」拉上關係呢？這有待科學家們去深入研討。

能預見未來情勢演變發展的人，我們稱他們為有長遠眼光的人。這些人是根據已存在的現實推測預算未來，所以他們都是些聰明靈慧思路敏捷的人。而我們的李成義呢，在智商上他只是一個平常的人。他所能預見的未來，並不是根據他的智慧推演出來的結果，而是他的意識確確實實地看到未來。他又看不遠，只僅僅是四十八小時的未來。所以我們不能說他是具有長遠眼光的人。有了這種鮮明區別的認識後，我們對李成義的最終結局竟以悲劇收場才不會瞠目置疑。

在上小學之前的那段時期，他是在鄉下跟着守寡的外祖母渡過。從他懂事開始，他就常常向他的外祖母預告未來四十八小時會發生的事。例如他跟外祖母說第二

天會是個下雨天，而第二天真的下了整天的雨。外祖母家是靠割膠過活的，而下雨天也就是意謂着一天的收入泡湯了。這使外祖母生氣而遷怒於李成義。外祖母總是罵李成義那張嘴是「毒嘴、鬼嘴」，總是帶來不好的兆象。好好的天氣，傍晚時星星還在天邊眨眼，但經李成義這麼一說「明天下大雨呵，」就好像雷神雨龍唯他是聽地，明天一定傾盆大雨地下個不停。這也就無怪外祖母常常要厭惡地阻止李成義發出任何有關未來的談話。如果李成義說：「明天是個太陽天。」他的外祖母也是會敲下他的頭，憎恨地說：「星星都出來了，誰要你多嘴，明天當然是個太陽天。」或者是：「今天都下了整天雨，明天當然是個太陽天啦，你胡說八道什麼。」更慘的是，李成義好心地向外祖母預告第二天她會跌斷了腿時，他的外祖母竟拿着木棍追打他，一邊鄙夷憤怒地罵道：「你這死毒嘴，竟咒我跌斷腿，不打死你才怪。」而最奇怪的是，他的外祖母竟好像奉了他的命令似的，第二天，真的跛斷了腿。經過幾次凶兆式的預告後，外祖母一家都公認李成義是妖魔轉世，從他口中吐出的話將帶來無可避免的災禍。他的出世不只扼殺了他母親的生命，更把凶兆帶來這世界，所以從小開始，他的外祖母一家都儘量阻止他開口發言。他們害怕他的預言會帶來苦難。如果李成義不開口吐出凶兆，即使第二天發生了些事件，這也是天意。要是李成義預告了某些事件，而這件事件在第二天真的發生了，誰又能保証這不是由妖魔轉世的李成義帶來報復，而是天意呢？外祖母一家都以厭惡憎恨的眼光對待他，外祖母甚至向神明祈禱他

的父親早日前來把這瘟魔帶走。當然，李成義也曾預告過些好兆頭，如小表妹的會考成績會及格，及第二天母豬會生出十二隻小豬等等。但他的外祖母總是兇巴巴地瞪着他。第二天，外祖母又會為這些喜訊而跪拜在觀世音菩薩的神案前叩頭拜謝，然後用手指按在嘴上，不耐煩地要李成義噤口，把他揮了出去。

在這種環境下，李成義養成了沉默孤僻的性格。同齡的孩童都在父母的恐嚇下遠離這個連他自己外祖母都承認是妖魔轉世的孩童。所以他常常孤獨一人漫蕩在膠林下，冷漠地旁觀着周遭的人們盲目無知不覺地赴往第二天無可避免的處境。他不能向任何人預言，因為他的預言總是別人的凶兆，他只能袖手地冷觀着人們愚蠢地直赴無可逃避的命運。由於他總是比人早四十八小時知道結局，而別人又總是遠遠地避開他，所以他只能冷然微笑地看着事件的演出。他的冷笑，再加上那冷漠的眼光，更使他的父親厭惡地遠離了他。他也別無出路地被命運框進一齣悲劇去。

從鄉下回到城市，從小學到中學，不論是在空間上的更變，還是時間上的推進，都無助於改變他與他的家庭的關係，或是他與社會的人際關係。他的父親姐姐以冷淡相待，他的同學更因他的孤傲性格而遠離他。他那在睡夢中能穿越時空有四十八小時內的世界的特異功能更因年齡的滋長及經驗的累積而更形明晰。然而這種功能並不能使他更融洽地進入生活，反而使他在別人的眼光中更形怪異。表面上，人們稱他是預言家，背後人家鄙夷地謾罵他為「惡毒的凶兆家」，因為從他口中流泛

出來的預言，總是帶來災禍，至於有時他預告的喜訊終於實現時，人們又把它歸功於神的旨意或是命運的必然。

隨着生活經驗的累積，他終於發現人類懼怕災難，不敢面對現實的懦弱根性，更領悟到比別人更具有長遠一點的眼光並不能為他帶來絲毫的益處，反而，就由於他這比常人較長遠四十八小時的先知先覺，人們對他猜疑不信，人們把他當作種異體而不願接受他的種種預見。無論是報憂報喜，他的這種特異功能都被目為一種邪魔的功力。

離開學校走進社會後，他意會到要在這社會上生存下去，就必須遺棄或隱匿他這種異能。他不再刻意記憶夢中所看到的未來世界，他更不向任何人提出善意的預告或指引。他讓這世界就照着它的原本軌道演進下去。私底下，他進行着一種在夢中生活過而又在下四十八小時內再一次實際生活一番的雙重生活遊戲。他在夢中先預見生活一次，第二天，他再以坦然的情懷面對已知的實際生活。

他獨自作了自我的分析及研究測試。就在他三十二歲生日的那一天，他終於對他的特異功能尋覓到一個結論。就是：他是一個在意識上能穿越時空的人。他從他父親處得知他的誕生過程長達四十八小時。也就是說，從他露出頭部，到脫離母體為止，他的意識竟花了四十八小時才從母體內被排擠出來。更明確的解釋是，他的意識能從這一分鐘看到四十八小時內的世界。他的身軀的寬度是二十吋，厚度是十二吋，高度是五呎六吋，而

他的意識穿過第四空間的時間，直達四十八小時外處。他的實體是身處在這一時這一刻的現在，但他的意識却穿越了時空四十八小時。

作為一個可能是真的穿越時空空的人，並沒有為他帶來任何實際的利益。他是一間銀行的出納員。每個晚上的夢中，他都能看到第二天他的出納工作將會在分文不差的情況下結賬呈交，所以第二天早上，他總是信心十足心情暢快地前往銀行上班。

然而，就在三十二歲生日的那天晚上，他在睡夢中看到第二天的他在無意中發現銀行的出納主任虧空了銀行十萬元的現金，並在別人毫無察覺下私自把出納櫃內當天收入的五萬元移往廁所匿藏，打算在下班全體職員離開銀行後把這筆錢偷運出來。看樣子出納主任是已預定在當天下班後携款潛逃。他看到他筆直地走進銀行的廁所，他看到出納主任正把那包金錢挾在腋下，彎着身子子假裝在洗手。他看見他望着鏡內的出納主任，自己噙開着嘴似乎在進行着本着道德的遊說。突然間出納主任抬起暴怒的臉，桀惡地瞪着他……………

這時，一聲雷聲，把他從夢中驚醒，接着傾盆大雨下個不停。

第二天一切都照着他在睡夢中看到的情況進行。下班後，所有的同事都已離開銀行，而他，李成義，本着他他本人的道德和責任感，他昂首挺胸地以坦然的心情走進銀行廁所，打算進行一場挽救出納主任的遊說。他望着牆上鏡子內彎着身子，腋下挾着包錢假裝洗手的出納主任，他說着說着，驀然，出納主任自盥洗盆抬起頭，

暴怒兇惡地轉過身子瞪着他。出納主任的雙手突然掐着他的頸項。他驚惶失措地掙扎。他們滾倒在地上。出納主任猙獰的臉出現在他的瞳內，他驚悸地吐出舌頭，窒息、掙扎、掙扎、盲黑罩蓋壓下……………恍惚間，他看到下一天的自己，正躺在冰冷的推輪床上，而整個身子子就被一張雪白的長布沒頭沒腦地蓋着。

就是前天晚上那一聲響雷，使他看不到今天這一刻的自己。

也就是因為那一聲響雷，我們這位穿越時空的人退回到永恆去。

刊登於「蕉風月刊」
一九八四年十月號三七七期

車禍

月色明潔的夜晚。城市。寂無人的長街。

一只黑狗從陰暗的屋角竄沖而出。

一聲刺耳的剎車響聲，摩多西卡像被魔手隨意一揮般地，飛跌在長街空寂的黑柏油路面。

X X X X X

一陣巨痛自胸膛伸延。這陣痛楚掀開我的眼皮。我看到阿李的摩多西卡翻倒在街中心。那後輪的輪胎猶在轉着。

一個人體伏倒在路面，四周傳來人群向這里奔跑的脚步聲。

我站了起來。這是阿李的摩多西卡。毫無疑問，阿李的摩多西卡出了事，但駕駛者肯定不是阿李，因為十分鐘前我到阿李的家去。阿李沒有在家。

我得去通知阿李。阿李是我的朋友。我該去通知他，叫他來處理這件事，或者到警察局把摩多西卡領回。

我要盡作爲一個朋友的責任。

我開步跑，我向阿李的家跑去。

夜風在我身邊流過，夜風撩起我的長髮。

這是個清涼的夜晚。遠處，有狗在長号，号聲是多麼的哀怨。

而這夜的長街空曠如墳場。墳場。兩邊的店舖就像座座的墳堆，張張的廣告牌就是塊塊的墓碑。

而我跑步。夜風在我腳下四處流竄。我跑步，我要到阿李家去報訊，我朝着阿李的家，跑呵跑。

來到阿李的家。他的大門關閉着。屋內有燈光。我翻開窗口的百葉玻璃。屋內沒有人影。我大聲喊。沒有反應，只有我的聲音在回響。

怎麼辦？我望着阿李大門頂上貼着辟邪的神符。我才不願意冒險。靈或者不靈，我可不願受私闖別人家屋的罪。

我只好再回到窗口處，我再次喊道：阿李阿阿李……我探首望着室內，竟看到掛在牆壁上的鐘擺已停止不動了。

而夜風却惡作劇地把我的聲音吹得那麼淒厲，害得鄰家的狗群都悲哀地長号起來。

這時，我看到阿李的摩多西卡架在屋影下，而摩多西卡的鎖匙却在暗影中反射着月亮皓潔的寒光。

大意的阿李。或者，我該騎着他的摩多西卡去找他。他要不是在黑狗那兒車大炮，就一定在香蓮那里癡纏。

我騎上摩多西卡，扭轉油門。清涼的夜晚。天上聖

潔的月亮見證，我如飛般地向黑夜的長街沖奔而去。

X X X X X

月色明潔的夜晚，城市。^①寂無人的長街。

一只黑狗從陰暗的屋角竄沖而去。

一聲刺耳的利車響聲。

而我飛呵，飛呵，飛呵飛。

刊登於南洋商報「文星」版
一九八五年四月七日

「死」的玩笑

他身穿着雪白的長袖衣，深藍色的長褲，頸項上打着條褐白色相間的領帶。他正匆匆地走在土庫街上，鼻樑上架着白金框眼鏡，稍微蒼白而又清秀的臉龐却因緊蹙着的眉尖而露出憂郁的傷感。

他匆匆地走着，右手胳膊下還夾着個小型男用手提包。下午的烈陽在他額頭的汗珠上閃閃發亮。

他剛一拐過街角，突然間，他慢下速度。他往路邊靠。走上商店的人行道。他站住，一手按在商店的玻璃櫥，一手緊抓着心口。他轉身，背靠在商店的玻璃窗。緩慢地，他的身子沿着玻璃櫥滑動。他終於坐倒在地面上。

幾個過路的人馬上圍了過來，其中一個彎下身問他是不是不舒服。他的雙手緊按在心口，冷汗如雨而下，臉色蒼白得發青。他張開口，却吐不出聲音，那路人再

問他一聲是不是得了急病，然後挺直身子，像是向周圍的路人解釋似地低聲自語：發了急病吧。說着，就轉身離去。

他的身子繼續往下滑，終於仰躺在人行道上。

一位匆往趕路的少女走過時，突然發現一個男人正倒在人行道上往她的裙底窺望，驚叫連聲「哎呀」，雙手按住裙往邊跳。在幾位停下脚步的男人發出曖昧的笑聲中，少女匆忙低下頭離去。

人群逐漸圍攏上來。

他仰倒在人行道上，圓睜着眼喘着氣，他感覺到痛楚正從他的心臟向四肢蔓延，而寒意卻又相對地從四肢向胸口伸攏。他的小手琖包落在腳邊。有人向他喊道：得了急病吧？要不要叫醫生？

他呼嚕一聲，黃白色的泡沫從嘴湧出。那人站直身體：呵，急病發作了。那人回頭，向圍攏過來的人們說明。這時，商店的主人因門外突然出現的人羣而急步走出來。

一位中年人蹲下身，替他鬆開領帶結，同時向圍攏上來的人羣說：請讓開些，不要妨礙病人呼吸新鮮空氣的機會。

要不要叫救傷車？有人說。

來不及了，他就要斷氣了，還是截的士車來得快！另一個行人說。

這時，一座圓形的人牆已形成。一些經過這裡的人雖然看不到人牆中心內的實況，他們還是踮着脚尖向里邊張望。

死了人嗎？怎麼會死了人？

定是吸毒。毒癮發作。這種人該死！

吸毒嘛？一位花白頭髮的婦女瞪着眼：吸毒，年紀一定很輕吧！好好的人不做，吸毒！她搖搖頭，緊夾着手提包離去。

不是吸毒，是得了急症。我看，是沒救了。另一個人說。

沒有人叫救傷車嗎？沒有人通知警察嗎？有人踮着腳向人牆內的人喊道。

讓開，讓開，喂，請截住的士，送醫院去。有人自人牆中心大聲喊道。原來是商店的主人在指揮幾個人把他抬起，在人群閃讓中把他抬放在路邊。

的士被截到了。他的半截身子已給了人們塞進汽車內。的士司機却喝了一聲：是誰的朋友？誰要跟他上醫院。

幾個人都停下動作，緘默回頭四顧。

不是你們認識的人嗎？萬一他在路上斷氣呢？司機的手頂着他的身子，向幾個抬着他身軀的行人說：行行好，叫救傷車吧！

於是眾人又把他抬下車。的士司機踏下油門絕塵而去。

還是把他抬回原位吧。要是死了，可有移動屍體之嫌呵。一個行人輕聲地說。一時之間，幾個熱心的人士連忙把手自他的身體上收回。他於是又倒躺在路面。

還是抬回原位吧，路旁怎行？有人提議。

不，不，不，別抬到我的店前去，我還要做生意呵

。商店主人急得滿額是汗，揮搖着雙手：抬到店邊的小巷去。救傷車就要來了，有人去叫救傷車嗎？救傷車就要來了，讓他們把他載走吧！

衆人於是把他抬到小巷邊，並讓他的身子靠在牆壁上坐着。他的頭歪向一邊，一對魚眼仰瞪着前面屋子的窗戶。他的口張開着，蛋黃色的泡沫自嘴角淌下。他的雙手還緊按住胸口。本來跌落在他身邊的小提包及金框眼鏡都已不見了。

怎麼辦呢？有人問。叫了救傷車沒有？

有誰去叫阿？

或者看下他的証件嗎？看看是否有他親人可通知的，有人這樣地建議。

於是他的衣袋內的東西被人掏了出來，接着他的褲袋內的皮包，鎖匙串被人倒在路面上。

是本地人呵！可有人通知警察局嗎？

這時，從街頭傳來的人聲說：警察來了。

於是，人群逐漸散開。他的皮包不見了，只剩下他的身份証被人擱放在他的雙腿上。本來戴在左手上的金錶不翼而飛了。

人群一散開，他就看到坐在對街窗戶內的我。（而我正坐在書桌前撰寫着這件事情）。

他手按着正在絞痛的心臟。他不願意死去。任何一個人都要生存下去。這是人類求生的本能，所以他一看到我，就如看到了救星。他于是張開了口大聲喊道：「玉皇大帝，救救我吧。」

我當然不是玉皇大帝，這是他的誤會。即然他不是

向上帝或任何阿拉求救，我想他一定是跟我一樣拜神拜佛的。

我再看四周的人群都冷漠地散去，我也意識到是不會有人去叫救傷車或者援救他了，況且，這樣的死法多麼不值呵；而這，正是我們社會的「濫情」！

我於是想：這篇故事是不該如此結束的。

於是，我就這麼寫：

從街頭走來了兩位警察。

他放鬆了抓着心口的雙手。他精神愉快地自牆角站了起來。痛楚已飛逝，他若無其事地拍拍屁股。

「有人說，這里死了人？」警察走到他身前，其中一個斜着眼問道。

「死了人？沒有呵。」他笑謔着說：「沒有人死呵，是嗎？你們看看，有死人嗎？有人死嗎？嘻嘻。」

「真是發神經！」另一個警察搖了搖頭，開步向前走去。

他抬起頭向我眨眨眼，然後往街頭的人群中消失。人們還是匆匆地在這條街道上走動着。

刊登於星洲日報「星城」版

八六年三月卅日

輯一



生日禮物

吃過晚飯，他坐在屋前早地上的鐵椅，悠然地望着前方的座大山。大山的峰頂上矗立着電視轉播站的鐵塔。

橙黃色的夕暉為轉播塔鍍上金光，閃閃發亮。

轉播塔現在應該是在轉播着一些節目，或者是七點鐘的淡米爾新聞吧。

而我呢！我將這麼一天天地活下去。一天天地，重複着重復地活下去，每個月拿那份固定的薪水，我將如此平淡地老下去嗎？我將不會富有，我將忙碌地渡過這一生？他吁了一口氣，百般無奈地望向那金光耀目的電視轉播站。

呵，我將老下去……老下去。

這時，一輛汽車在鐵柵外停下。從車裏鑽出一個穿着便衣的中年人。

「嗨，林先生。」中年人看到他，便高聲招呼着。

「嘿，李先生。」他連忙站起來，打開鐵柵門：「進來，進來坐。」

「怎麼，林先生吃了晚飯吧。乘涼，好會享福囉。」

「那裏，來，這邊坐，外面涼爽些。」

「也好。」中年人與他一齊在鐵椅上坐下。「怎麼林先生，欣賞夕照呵。」

「不，」他望向大山上的電視轉播塔。「看那鐵塔

，人們說那鐵塔鎮住了本市的風水。」

「電視塔？」中年人也望向峰頂，「那是陳大海承建的吧，聽說陳大海就憑這一工程賺了一大把。」

「是陳大海。他能賺，是他的本事。」

「那裏，是他運氣好，識了你這位大座山。市面上說要不是你給他諸多幫忙，他才收不了工呢！」

「怎麼可以這麼說，我可沒拿他一分錢。只要他的工程符合繪測師及工程部的水準，我這位建築檢查師可不曾爲難過誰，也不曾要求過任何東西。」

「是呵。我們都知道林先生的爲人與性格。在工程局內，還是我們受華文教育的有義氣有骨氣。這，大家都知道，陳大海能標到這工程，是他的運氣，能在林先生的監督下美滿完工，更是他祖宗積德。」

「你也是知道的，在建築界，我這個人，只要你們的工程能符合工程局的水準及繪測師的要求，我是不會無理取鬧的。我這個人最講究原則。如果工程不符合圖則的規則，即使是把金山銀山堆在我眼前，我也不會推荐批准的。錢，誰沒見過！」

「是呵，建築界無人不向林先生豎拇指？在林先生監督下的工程，那曾有人投訴過？所以大家都說，能得到林先生的監工，是大家的福氣。」

「聽說嗎？第三廣播將堆廣到北馬，看來，下去幾個月這轉播塔要有得忙了。」

「是聽說過了，第三廣播網，」中年人連忙轉開話題。於是他們從第三廣播網開始，談到馬華黨爭，國家經濟，股票行情，中馬貿易……夕暉終於隱去。夜色罩

侵下，坐在屋前的他們兩個人的身影也逐漸模糊起來。

這時，中年人的話題一轉：

「林先生，前個星期五的巡視如何？」

「前個星期五？嘅，你是說你在北海的那項工程吧。」

「是的，林先生，會有問題嗎？」

「問題倒沒有。你不是不知道，我這個人，只要你不偷工減料，我是不會成問題的。那天，我不是告訴你了嗎？我對這期的工程滿意。」

「我知道。林先生的性格，我最明瞭。我也不是想塞紅包。如果這樣做，就是侮辱你的人格。對林先生監督的工程，我本人也是親身出馬到工場監督。與林先生往來這麼多年，林先生你也知道我也是個不打馬虎的人。」

「這，我明白。你比別的承包商還認真，這我也知道，所以我不是在前星期五親口告訴你了嗎？」

「是的。只是……你也知道的，你的推荐批準書……或者，你已簽了……只是……可能在你的辦公室內的什工忽略了，……或是擱放在打字小姐的桌上……所以……月尾又要到了，所以想請林先生明天抽空看一下，把這封信推出來……」

「你是說推荐批準書？嘅，我交代打字小姐了。這都已是三天前的事了。沒問題，我替你查一下。」

「好，非常謝謝你，林先生。」

「都黑暗了，要不要進屋內坐坐。」

「不啦，打擾了你，據我兒子說，後天是你的孩子

約翰的生日，真快，都十二歲了吧！」

「約翰生日？後天？嘔，大概是吧。怎麼？你的孩子跟他同班？」

「是同班同學。林先生，約翰生日，我的孩子要我替他送個禮給約翰。林先生，你別誤會，我也尊敬林先生的為人與性格，所以這個紅包，我并不是送給你的。對林先生，工程的品質才是最重要的。而這個紅包，我是送給約翰，祝他生日快樂。這，與你無關係。是我給孩子的，請代我轉交。」

「你知道，我的為人，我可不能接受。」

「唉，林先生，我又不是塞紅包。我只是給孩子一個生日禮物。我可不是來向你要求甚麼。我的工程你也滿意，是不？我可沒有偷工減料，所以這個紅包，我不是給你的。孩子嘛，讓他們高興。」

「既然這樣，我就代他收下吧。」

「謝謝。也夠晚了。想請林先生你出去吃宵夜，但……」

「你不是不知道，我從不跟承包商出門的。」

「我明白。總之，林先生，替我轉交禮物。謝謝。」

「好，慢走。我明早一定替你查下。」

「謝謝。」

「明天下午你派個人到我辦公室來拿吧。」

「謝謝，謝謝。」

他站在鐵柵內，把門拴拉上。在黑暗中，他向夜色揮揮手。

干！約翰的生日還有兩個月才到呢！

（刊登於「南洋文藝」19 / 5 / 1985）

拍錯了

佐尼病倒牀上。他拿起床頭的電話。坐在牀邊的妻子詫異地望着他。

「哈囉，總經理，早，我是佐尼。」

「總經理，很對不起，今天我感冒，剛看了醫生，得請一天的病假。」

「好的，我會。今天應該呈給你的報告書，李小姐已打字好了，我等下通知她交給你。還有，EX401的產品今天開始生產。」

「總經理，請接給林先生，謝謝。」

「林，喂，今天我不能上班。記得，昨天的產品部要輸出。再到火爐室，看上昨天訂購的氧氣已否送上。吩咐他們即刻開工，而且要生產到我們預算的數量。還有，EX401的產品今天開始投入生產。注意品質控制室，跟李先生說原料的品質已被核准，還有……還有……OK，請接給我李小姐。」

「李小姐，早。昨天的報告書請給交老總。還有，我桌上的三封寄往台灣工廠的信叫老總代簽然後即刻寄出。我桌上還有三份報告書，馬上開始打字，還有……還有……。OK，再替我找喬治來。」

「喬治，喂，保養部的發動機修理得怎樣了？還沒去看？喂，去催他們一下，在今天二時之前，必須送往機械部……還有……還有……。OK，叫三美給我。」

「三美。昨天叫你採購的溫度計找到沒有？拿給李先生去。替我找拉迪夫來。」

「拉迪夫……找東尼給我。」

「東尼……」

十五分鐘後，佐尼終於放下電話筒。

「哎呵，怎麼你在公司內是個大忙人，什麼事都要你吩咐的？」妻子驚訝地問。

「哈，妳這才知道！」佐尼得意洋洋地說：「今天我病倒了。我跟老總請病假，同時在他的跟前，一個個地把部下傳來，向他們發出指示，並要他們趕工，這些正好向老總展示我的盡責，而且對公司無比的忠心。即使我病倒在牀上，我還是念念不忘我工作上的責任。老總應該明白我在公司內是如何地重要了……沒有我一天，公司就會……哈哈。」



兩天後佐尼回到公司，即被召往總經理室。

「佐尼，你病倒，向我請病假，而且還記掛着工作向屬下發指示，很好。這顯示你對公司的忠心及責任。」

佐尼心花怒放，臉上却不動聲色。

「但是，佐尼，這也顯示你沒有把你的工作策劃安排妥當。所有的工作你都是一把攬，你沒有把工作分配給屬下，什麼工作都要你親身親為，這也顯示你與工友沒有足夠的溝通。你一天沒在，公司的運行似乎就要慢了下來，這不好。公司是個衆人合力的整體機構。總之，你在策劃工作的表現還不能令人滿意。這樣是不行的！」

佐尼感到一隻拳頭正向他的心坎猛擊！

（刊登於星洲日報「星城」版 15/2/1987）



時髦

年初六。

輝仔穿着目前最流行的時裝：上鬆下窄的黑布長褲，夾克式的長袖黑色大衣，領下金光閃亮的鈕扣翻起，露出胸前的白色襯衫。腳下穿着黑色布鞋，頭髮油滑烏亮。

他輕快地走進林家大門，欣愉地喊道：「恭喜，恭喜大舅父舅母新年發財，萬事如意。」

他雙手拱着，笑聲嘹亮。

如彬及婉香從沙發站起。「嗚，是輝仔，恭喜恭喜。大家如意。來，來這邊坐。」

「大舅父舅母，這幾天家裏來了些朋友，爸媽又去香港還沒回來，所以才拖到今天才來拜年，對不起。」

「那裏，那裏，未到十五，還算是新年期間，一樣一樣。」

「大姑及姑丈幾時回來？」婉香接口道。

「明天，明天早上抵達板城機場。祖母呢，我還要向她老人家拜年。」輝仔說。

「在樓上的後房休息。你自己上去吧。」如彬向樓上一指。

輝仔輕手輕腳地走進房間。七十八歲的老祖母抬起癟的臉，眯縫着對渾濁的眼睛，向輝仔打量了一陣子：「是輝仔呵！」聲音低弱無力。

「是我輝仔，恭喜……」

「恭什麼喜……」老人幾乎是嗚咽地說。雙行清淚經已自癟縮的眼眶滑下。她抬起手揮下示意輝仔出去，另一隻手掩着眼睛轉過頭去。

輝仔惶惑地走下樓來。

「大舅父舅母，我就要回去了。家裏還有朋友在等着。」輝仔走到客廳，對坐在沙發的如彬及婉香說：「不知什麼事，祖母在房間流眼淚呢！」

「是嗎？發生了什麼事？」婉香對如彬說：「還是上去看看她老人家。」

輝仔離去。如彬及婉香走進老人家的房間，在她跟前坐下。

「媽，什麼事呵，」如彬細聲地叫了一聲。

老人家放下掩在額前的手，雙眼晶瑩，兩行淚珠猶自流淌下來。

「輝仔的媽，亞蓮她是幾時過世的？」老人家悲痛的聲音低弱如蚊聲。

「亞蓮？媽，妳是說大姑呵？」婉香瞪睜着雙眼。

「是呵，是幾時過世的呵？不久前不是進過醫院嗎？」兩滴淚珠又滑了下來。

「媽，妳是說亞蓮呵？亞蓮早就病好了，早就出院了囉。」如彬迷惑不解地望着母親。

「大姑一個禮拜前就出院了。年三十晚跟姑丈去香港旅行。明天才回來，再來跟媽您拜年。」婉香也不解地問：「媽，你怎麼說大姑過世了？怎麼亂說話。」

老人家抬起那雙渾濁的眼睛，朦朧地盯着他倆：「

那麼，輝仔又爲誰帶孝呵？」

「帶孝？沒有呀？」

「輝仔一身黑衣黑褲，你們就別瞞我老人家了。他是爲誰帶孝呢？」

「帶孝？帶孝？」婉香掩着嘴，雙眼泛起笑意。

「是時髦！」如彬按着老人家的手，哈哈地笑了起來。

（刊登於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6/3/1987）

擴張

金龍超級市場集團董事局的成員們及集團旗下十間各地的超級市場的總經理們都靜了下來，等候集團的董事主席開口。

董事主席清了下嗓子，堅定地說：「各位董事，各地的總經理們都各自報導了各自的財務情況，各位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或者任何疑問，請現在提出來，讓他們各自解答。」

董事主席的眼光掃過。諸位董事迎着他的眼光，或領首，或微笑。

「好，大家都沒問題。各位總經理，謝謝你們的財務報告。各位現在請回去，我們董事局決定了方針，再行通知各位。謝謝大家。」

總經理們站起，向董事主席點頭行禮，然後走出會議室離去。

會議室厚實的大門在他們身後閤上。

董事主席抬起頭，眼光再次掃過：

「從剛才的財務報告，我們了解，在接着下來的三個月，我們全部的分行都會面對現金流動的困境。目前面對困難的六間，我們還能從另外四間調度現金來維持，但最多三個月後，全部都有問題。這是第一個事項。」

「現在經濟不景，股市及原產品物價更不可能在三個月間復蘇。這是第二個事實。」

「照我們的調查，各分行的總經理都盡了全力促銷生意。我們的法寶全都出盡了。這是第三個事實。」

「由於市場倒閉的超級市場逐漸增多，銀行界已開始向本集團收縮銀根。在這時刻，向銀行要求增加貸款，反而會引起各銀行對我們的信心動搖。這是第四個事實。」

「在這超級市場生意正被人們不看好的時刻，我們更要把金龍集團的聲譽穩住，這更是馬上要付諸行動的第五個事實。」

「最後，還是講到現金。只要有現金灌進來，就能導引到各分行以解燃眉之急。只要有現金，我們就能再維持六個月，沒問題。現金！現金！現在請大家都增加投資額，大家同意嗎？」

各董事都一致微笑地搖頭。

董事主席也笑了起來：「我知道大家不能，我也不能。大家都不能出錢，這是第六個事實。但我們還是避不開缺乏現金的事實。套取現金，向市場套取現金是我們唯一解決的辦法。如何套取現金呢？我提議，在三個月內，我們再在『A』市新開多一間超級市場。乘新張期間，我們要套取現金。我們唯有擴張……套取現金……再擴張……」

「對，我們要擴張，擴張再擴張……」諸董事都異口同聲喊道，熱烈拍掌聲響起。

董事主席眼角嘴角都泛着笑意。

刊登於通報「文風」版

8/3/87

做生意

相片冲印機製造廠的董事長細心地閱讀着攤在面前桌上的研究報告書。

研究室主任戰戰兢兢地坐在桌前，雙手不知所措地緊絞住，雙眼盯住董事長的臉上。

董事長蹙着眉頭，不露笑意。

研究室主任的心鹿跳着，額頭泌出汗珠。

報告書的寫結寫出一列列剛研究出來相片冲印機的優點：

- (一) 冲印速度為每小時六十張，即每五分鐘五張。
- (二) 能冲印八吋×十吋以下的相片。
- (三) 冲印機的體積是六呎寬十五呎長。
- (四) 絕對必需用本廠製造的相底及藥水。
- (五) ……………

研究室主任諂媚的笑意堆在臉上，說：「董事長，這是我們目前爭取到的成績。工廠可以開始從事生產這種機器了。所有技術上的阻障疑難都已解決了。」

董事長的雙眉是蹙皺着的大山，重壓在研究室主任的心頭上。

董事長抬頭，兩道劍光直刺過來。

「當然，當然，我們還能改進，研究出更好的產品。往後的日子，我們還會死拼，董事長，我們會不停地改善。……………」

董事長右手一抬一擺，阻止了研究主任的口。

「不！你們幹得很好。再一步的改進是以後的事。目前你們還得研究的是：（一）把沖印速度緩慢到每五分鐘一張。（二）只能沖洗四吋×六吋的相片。（三）沖印機體積擴大到十呎寬二十呎長六呎高。要研究出些困境，以顯示出這是你們目前的研究成績，明白嗎？」

研究室主任瞪睜着雙眼，大開着嘴吧說不出話來。

董事長冷寒着臉：「聽着：以我們目前的成績，我們要把沖印機以三代產品推出。第一代的沖印機是：每五分鐘能沖洗五張相片，但只能沖洗四吋×六吋的相片，機器體積是十呎×二十呎×六呎。售價二十四萬。一年之後推出第二代沖印機：每五分鐘能沖印一張相片，但能沖印大到八吋×十吋的相片，而且體積縮小成六呎×十五呎×五呎。售價減低到十八萬。再一年後，推出第三代產品：每五分鐘沖印五張相片，能沖印八吋×十吋的相片，以及體積是六呎×十五呎×五呎，售價二十二萬。這樣，顯示我們的工廠能每年不斷地改善我們的產品，而且價格能不斷調整。至於其他的改善研究，慢一點，留到第四代去……」

研究室迷惑不解地盯着董事長油光閃閃的圓臉。

董事長這時嘴角才泛出笑意：「笨蛋，還不明白！這才是做生意！」

（刊登於新明日報「沙洲」版 8/3/1987）

演講稿

如果一個有權有勢的大人物願意借出他的口，讓你來發洩你的心靈深處對華人社會的不滿、期望、失望甚至理想，而且是在上千中上等階級的華人面前宣讀，你願意嗎？

當然願意囉。

所以，一個星期前，當總會長拜托商會的義務中文書林尚華替他寫一篇商會四十週年會慶千人宴的演講稿時，林尚華當場就承諾下來。

總會長是個生意人。眼部神經一向就是繞過腦袋連接到口部神經，看到什麼就讀什麼的。

所以，林尚華一開始就想藉此機會來發抒他的情懷。例如：

- （一）華人社會面對政治上及經濟上的困境。
- （二）華人社會對政府行政上偏差的苦悶。
- （三）政治領袖的無能及委屈求全。
- （四）經濟不分引起的合作社事件。

甚至談談：

- （五）華人的劣根性。
- （六）華人青年能走的方向……等等。

大綱排列下來，總會長要講一兩個小時，林尚華也有一兩個小時的感懷及心思讓他去抒發，而且淋漓盡緻，令人醒覺。

林尚華不禁眯起雙眼，想像總會長手拿着他的演講稿，站在麥克風前，在記者閃光燈的照耀下（記者們手上還拿着演講稿的複印本，以便寄回報館明天在報章上全文刊登），托下眼鏡，清一下喉嚨，正待開始，雙眼望向台下擺列開去的一百五十張桌席，及上千五百個華人的臉孔時……

等一等，等一等。

林尚華想像藉總會長的眼睛，再次細心凝神望向台下桌席上的人群：

斗酒的斗酒，聊天的聊天，嘻笑怒罵的，打情罵俏的（跟斟酒女郎或敬酒女郎），談天談生意談世事的，拿着報紙閱讀咒罵菜色還不快出的，甚至望着天若有所思的人群。

林尚華再想像藉着總會長的耳朵，聽到的那台下四處流泛滾動的噪聲笑聲喊叫聲。

呵，呵，談什麼抱負發什麼牢騷！

呵呵，有人會聽你台上惹人心煩的講話？

呵呵。林尚華不禁睜睜雙眼，急忙把腦海中的千人宴場面及總會長的映像推出。他氣餒的吐了口氣。

，還是翻翻去年總會長的演講稿，抄此摘彼的，應景應景算了。

林尚華腦裡這麼想，心中却一陣痙攣。

（刊登於星洲日報「星城」版 8/3/1987）

忙死了

早上八時。

東尼李及時在打卡機打上時間，縣署辦公室內其他文員書記已陸陸續續地各自坐下，開始一天的工作了。

拿起桌上昨天已草稿完畢的函件，東尼李揣摩了陣子草稿上的國文文法，就反過身子與沙美談起昨晚T V 3「第一劇場」電影的劇情。鄰桌的尤索夫也走過來，津津有味地提起昨晚「藍色影片」的精彩處。東尼李及沙美都爭着要跟尤索夫借該套影片。風定塵落之後，東尼李抬頭望向莎麗花身後的時鐘，都已是九時十五分了。

東尼李於是拿着張縣署專用信紙及草稿，移步到莎麗花身邊還沒有人使用的打字機。信件轉進打字機後，他調了方位，然後把草稿在桌面上攤開，再拿出支香煙，點上火，對坐在旁邊抄寫着文件編號的莎麗花說：「真倒運，昨天「波士」要我主持今年縣政府運動會的一個節目。莎麗花，以妳的經驗，妳說那一項比賽不麻煩的？」

「女性的『手球』吧？參加隊伍又少，規則又簡單，但我想拉普夫要定了這節目。」

與莎麗花討論了往年運動會的事項，再想到應該在今天把這封函件打好呈給「波士」過目時，已是十時了。

他於是站了起來，對沙美及尤索夫說：「喂，喝咖啡去。早餐還未吃，不知今天可有賣椰漿飯。」

早點過後，再在打字機前坐定時，眼前却出現了林亞苟的身影。

林亞苟諂媚地說：「李先生，早。」

「早，」東尼李抬起頭，雙道濃眉不禁蹙起：「怎麼？又是你那塊地的地稅問題啊？都跟你說了，地稅率今年調整，你不能接受的話，也得把地稅付了，再向政府提出申訴。」

「我，不。不是地稅的事。我是想查三個月前我提出的建築申請。」

「是那一段地？三〇四八，第九區。那是沙末的區域，來，我帶你找他去。」

「都這麼久了，李先生，可否幫幫忙，早日處理。」林亞苟的手環搭在東尼李的肩上，以幾乎是要求的聲調說。

「那里有這麼快。你以為我們都很空閒啊，這樣快就能處理到。找一下沙末，要求他早日到現場調查，呈上報告。我們很忙，申請的事項都要按照編號逐個處理的。」

在沙末處交涉，查閱圖測，談一談股票市場國家經濟大事，再回到東尼李的辦公桌前，都已是中午十二時一刻了，林亞苟就建議與東尼李共進午餐。「可以，但你得等我，我們要到一時才能出去。」東尼說。

這時，莎麗花從另一頭喊了過來：「東尼，我要用打字機，不然我先替你把信件打好。」

「不必，不必，」東尼李走過去，拿下打字機上的信件及桌面攤着的草稿：「我自己下午來。」

他再回到自己辦公桌前跟林亞苟聊起字花爆廠的事，並問起林亞苟最近可聽聞到水池大伯公出神字的新聞。

挺着飽漲的肚皮回來時，却發現莎麗花的文件還擱在打字機上。不見莎麗花的影子，大概還在洗手間吧。東尼李在辦公桌前坐下，拿出支香烟，抬頭一望，都已是二時二十分了。

他翻閱擱在桌前如小丘般的宗卷，打了一個哈欠，雙眼在淚光中看看迷濛的文字，然後又閣上宗卷，對坐在後面的沙美說：「天氣好熱呵。」

這時，又有個身影在面前出現。這次是個年邁的馬來人，叫鴨都拉的。這老人在自己的膠林內建了屋子，却申請不到門牌。上縣署投訴了幾次，最後還是在署長的指示下，東尼李替他填具了申請手續。

「叔叔，不會這麼快的。我們都很忙。我的部門忙，衛生署也忙，工程組也忙。那裡有申請這麼快被批准的？我們的工作很多，你看，這些文件，像不像小山？我們每個人都忙死了。」

鴨都拉一臉惶惑地站着，一臉僵硬的笑顏，低聲道：「我知，我知，大家都很忙，但我缺電缺水呵。」

「這樣吧，你去找沙末，叫他早日去調查實況。」說着東尼站了起來，「我要去找縣長去。」東尼李走出辦公室，轉了個彎，逕自走進洗手間。

抽了烟，在洗手盆前又跟「好色」的亞旺談了些最近市郊「阿姨之家」的貨色與價格，及最近合艾市場生意的實況。走出洗手間之後，他又轉進繪測室跟武都三美要了前些日子替他買的字花錢，順便又跟他取回三個

星期前要他修改的土地測量圖測。

東尼李把圖測擱在桌面，再望向還在打字上「的的嗒嗒」的莎麗花，却瞥見時鐘已指示着三時三十分，莎麗花抬起頭，向他微笑。

「不要緊，不要緊。妳先用，我明天再打。」離下班時間還有四十五分鐘，今天是不可能及時把信打好的了。他於是在椅子上坐下，嘆了口氣，心中却暗罵道：「忙死人了。」

於是，他從小丘上拿起一個宗卷，打開來。紙上的文字都似乎遊動了起來。他連忙又把宗卷閤上，再打了個哈欠，對旁桌在看報的尤索夫說：「唉，這麼多文件，如何處理得了！」

尤索夫却回答地道：「媽的，馬來亞銀行漲了四角，真他媽的，我上個星期才賣了一粒。」

東尼李發呆地望着眼前的宗卷小山，最後他終於決定嘆了口氣，然後拿起那份草稿，再次揣摩起草稿上的國文文法了。

反正時鐘的指針都一直在逐漸移向四時十五分——下班的時間了。

明天，還有一天好忙的呢，他付道。

刊登於星洲日報「星城」版

15/3/1987

中文書

「他媽的，」林如斌拉下拉鍊，瞄準馬桶，嘴里禁不住咬住牙根苦悶陰郁地咒罵一聲。廁所內空曠無人，所以他接着吐盡悶氣般地大嘆一聲。

就在剛才的理事會複選上，輪到選舉中文書一職時，甲即刻站起：「我提議林如斌！」乙馬上舉手：「我附議。」丙立刻喊道：「我提議提名截止。」丁叫了起來：「我附議。」嘻笑聲中，臨時主席即刻宣佈：「中文書職由林如斌蟬聯通過。」

林如斌還要站起，副主席已笑着手指向他：「衆望所歸，你就坐下吧。」

其他的理事都幸災樂禍地笑了起來，似乎不早一些把提名截止，早一些通過議決，這中文書一職會延禍到自己身上似的。

主席也抬起頭望向脹紅着臉還待爭論的林如斌說：「駕輕就熟，你就別謙虛了。物盡其用，人盡其才，除了你這支筆，又有誰能勝任？哈哈！」

似乎註定要永久當中文書一職了。四屆理事會改選下來，林如斌就是不能更上一層競選更高的副主席正副總務，財政甚至交際宣傳或是文教組主任的職位。大家都有種默契。提名其他職位時，他永遠是落選的一個。輪到中文書一職時，總是沒有人提出第二個候選人，接着就是「提名截止！」

誰叫他寫了一手好文章？

誰叫他時常在報章上玩文戲墨，略有名聲？

他第一次出來參與社團的活動，就在當年改選大會上，未經波折被選入理事會，而且就在那個理事會上，以大多數票擊敗當年的老中文書。

一鳴驚人，可見得他這支筆還是有聲望的，可見得在族人的眼中，他還是個人才。

就是奇怪當年老中文書落選時竟沒有絲毫的挫敗感，反而，在嘴角還隱藏着種愜悅的笑意。

想當年第一次處男出擊的成功，當晚還携妻帶兒興高彩烈地吃頓海鮮慶祝。

但「中文書」却成了一套枷鎖。

無論是鄉族的社團，還是聯誼的協會，甚至政黨區會的改選，就憑林如斌的文名，他都能直接被推選入理事會或是常務委員會，但中文書一職也永遠在那里等待着他。

公函、通告、文書、招貼、會議記錄，甚至改正座辦的錯字別字，以及主席總務們常年宴會的演講稿或例常報告，都成了林如斌中文書理所當然的責務。無論是鄉族的，聯誼的或是政治的，就憑林如斌的文采與經驗，無不令諸位主席們口若懸河，發出鏗鏘的講話來。

大家都鍾愛他林如斌這位「中文書」。

如何掙脫這「中文書」的枷鎖呢？在他咒罵了一聲「他媽的」及嘆了口大氣之後，決定要嚴肅地對待這問題了。

要大家感覺到他的「中文書」不稱職，要大家意識

到他的文筆已沒有風采，而且要諸位看得起他的主席們都認識到他沒有料，錯誤百出，出盡洋相了，那麼，來年的改選衆人必棄他而去，他才能就此脫離苦海。

寫些錯別字，在文告通告演講稿上要花樣出漏子，再搞些錯誤的資料什麼的，這些都沒問題。

問題是：他林如斌還要在社團政治上往上爬，這一「苦肉計」施展下來，雖說就此脫離「中文書」的枷鎖，却抖出了底，以後如何在社會上立足，令人信服？太得不償失了。

他拉起拉鍊，邊走出廁所，邊思量又思量。

呵，靈光一閃。

他走進辦公室，拿起電話筒，並轉了個號碼：

「喂，王俊勝嗎？好。我是林如斌。大家好。最近在報章上看到你的大作。很好。詩好，散文好，小說好，論文又寫得不錯。那里，那里。你是文壇的後起之秀，也是本市多年來唯一的人才。那里。後浪推前浪，就看你們這輩年青的了。

「是的，是的，最近看了你的一些小說。文字技巧沒什麼可挑剔的了。問題是，如你不介意的話，就恕我直說了。

「你的小說的缺點在於你的社會經驗不夠。不能深入鞭撻到底處，只能在表面游移。是的，我的意思就是這樣。你缺乏直接參與的經驗，沒有身歷其境，所以發揮不出。對了，你說對了，參與活生生的生活是每個成功的小說家應走之路。

「我就是要對你提出個忠告：你應該出來參與社團

及政治團體的活動。別躲在象牙塔。對的，我想把你介紹，及引進參與我們華裔的社團。

「是的。好的。下個星期××公會的青年組常年大會改選。你來，好嗎？我替你引進，沒問題，沒問題。憑你的筆力文采的名聲，競選個職位。沒問題。好，就這麼說定，下個星期日再見，好，再見。」

接棒人出現了。

噢，中文書。

（刊登於星洲日報「文藝春秋」版 27/3/1987）

黑土堆

幾年前兩家發展商在B市郊外一英里半的華人新村附近發展了兩個住宅區，驟然間，該區熱鬧了起來。

幾年後的現在，公共工程部終於要實現該區國會議員歷年來的競選諾言，把B市通往新村間的那條廿五呎寬的馬路擴展到四十呎了。

推泥機把與路面平行的野草雜樹剷平，挖泥機隨後挖掘地面，以便鋪下右土。一時之間，整條路似乎活了起來。

推泥機來到春河叔屋旁，就停了下來。

一座兩呎半高的黑土堆擋路般地矗立在推泥機前。司機烏狗跳了下來。走到機前看了下，即揮手把站在不遠處的公共工程部的工頭拉昔夫招來。

「這是拿督公，」烏狗指着黑土堆前散落一地的香腳，竹燭腳及幾頁金銀紙。「是拿督，沒有祭拜請拿督移開，我不敢推。」

於是，建路工程停頓下來。

下午，拉昔夫終於找到了建路部的工程師。「是有人拜祭的拿督土堆，有香有燭，沒有祭拜，是不會有人願意推剷那土堆的。」拉昔夫抹着額頭的汗珠說。

「你呢，你不會自己駕駛推泥機嗎？」工程師喬治王蹙着眉頭。

「我，不不不。那督的事，我不敢惹。」拉昔夫苦

笑下說：「這樣吧，明天王先生你自己來。」

我來，喬治王的眉頭變成了起伏的山巒。開玩笑，雖然說信的是上帝，但那督公這種事，實在犯不着冒犯。「這樣吧，我明天跟局長說去。」

第二天，在局長沙利夫的辦公室裡，匯報過後，沙利夫說：「說的也是。宗教問題，大家都得互相尊重。既然有人祭拜，我明天就請示下土地局局長。」

第三天下午，沙利夫把喬治王召來：「跟土地局局長聯絡過了。土地局局長已跟新村的村長聯絡。村長說是不知道這回事，也不知那裡有個那督公。村長要你與他明天下午一起到現場看看，再作決定。」

第四天下午，村長及工程師終於來到現場。樹蔭下停工已四天而在玩牌或閒聊的工人們都向這兩位人物敬注目禮。

村長向倚在屋旁好奇地望着他倆的春河叔揮手點頭打個招呼。

村長及工程師站在黑土堆前，村長看了下土堆前的香腳蠟燭腳及金銀紙，不禁雙掌合十，彎身鞠躬禱拜。

「是有那督，」村長說。「我得找個乩童扶乩，請示是否可以敬請那督遷移幾呎。我們再出錢建個小廟讓那督安身。」

「這麼說，我們的工程還要停頓幾天？」

「沒辦法，拜神的事，宗教的事，沒辦法。」村長雙手一攤。

這時春河叔拿了把鋤頭側頭走前來，一言不發就揮鋤向那黑土堆鋤去。黑土堆碎裂，一隻隻的土蟻爭先恐

後的爬滿一地。

「呵，」村長叫了一聲，驚訝地望向春河叔。所有的工人都站了起來，有些還臉色驚惶，似乎不敢相信。

「沒什麼，沒什麼，」春河叔咧着嘴，露出一口黃牙：「前幾天，我家換了神牌，一些舊的香腳、蠟燭腳及墊爐的金銀紙，一時沒有丟，我就丟了在這裡，沒什麼的。」說着，把鋤頭攔在肩上，走回家去。

村長及工程師望向春河叔的背影。

工人群中，有人低聲地嘆了口氣：「明天，又得工作囉。」

（刊登於通報「文風」版 19/4/88）

沒事的!!

總公司的女秘書給建築工場書記李卓生來了個電話：「經理說今天早上十時，建築部門的喬治林會到工場檢視第一期已建竣的單屋排屋。這是頒發入伙證前的檢視。經理要等王小姐從銀行處領回些現款後，才能到建築工場去，所以要你先接待喬治林先生。」



「喬治林先生？」工場書記李卓生向一臉傲岸，留着山羊鬍子，從車子內站出來的喬治李鞠躬點頭。

「經理呢？你們的經理呢？」喬治林睜睨一下李卓生：「你是工場書記？」

「是的，是的，」李卓生滿臉諂媚的微笑：「我們經理有事，等一下就來了。他要我先領導你先行檢視一番。」

「就是這排屋子要申請入伙證嗎？」喬治指向前方的一列單屋排屋。

「是的，」李卓生引導着他走前去：「一共三十間。請，這邊來。」

喬治林走到嶄新的一列排屋前，這裡看看，那裡瞧瞧，口裡却咕嚕地對李卓生說：「你看，水溝里的泥沙還沒挖清潔。會積水、衛生部會反對的。」

「這裡，窗玻璃破了兩片。還沒交給購屋者，就破了？」

「鎖頭似乎都生鏽了，有問題。」

「屋外空地長滿野草，不行，不行。」

「漆都剝落了，喂，你們用的是什麼漆？」喬治林皺着眉頭，不歡悅地說。

「這些，我們交屋前會作最後的修飾。」李卓生額頭沁出汗珠，順着臉頰流下來。他一邊陪小心地應對喬治林，一邊不明白為何喬治林不檢視屋子的結構及規格，反而挑剔一些不重要的缺點，一邊更暗咒「他媽的」經理還不及早出現擋災。

「有問題……有問題……我要找你們的經理。太多缺點沒有處理妥當，如何批准入伙證。不行……不行的。」喬治林屋前走到屋後，瞪着雙眉咕噥個不停。

「呵！經理來了！」李卓生看到經理的車子到來，鬆了口氣。

「哈囉，喬治，對不起。麻煩你了。」經理大步走前來，雙手握着喬治林的手。

「你現在才來？」喬治林咧着嘴，笑着說。

「來來，來看看這間屋子，」經理微笑着把喬治林拉進另一間房子去。

幾分鐘後，兩個人說着笑着走了出來。經理拍了拍喬治林的肩膀：「沒問題吧。」

喬治林微笑地走向他的汽車，同時揮着手：「沒什麼的。後天你來我的辦公室。」

喬治林的汽車絕塵而去。

「經理，」李卓生走到經理身旁，怯生生地說：「這次難啦。他批評這指責那的，什麼水溝不清潔、油漆

剝落、鎖頭不合格的……」

經理若有所思地望着喬治林的汽車在視界內消逝，
然後轉過身子，按了按襯衫上的衣帶，很愜意地說：「
沒事的……。」

（刊登於星洲日報「星城」版 26/4/1987）



神牌軼事

「又來了！」妻的雙眉一蹙，眼光冷冽地投射過來。

屋後果然傳來「絲絲」的撒尿聲，配合悠然飄泛的口哨聲。

我們正在屋後廚房內討論着如何制止隨着一陣陣清風從窗口飄送而入的尿腥味時，又有一個傢伙解脫了似地在屋後「絲絲」地大開水龍頭，並且心情愉快地吹着口哨。

「出去，出去趕那傢伙，」妻睜瞪着雙眼。

「算啦。明天我找個人在那裡寫幾個字。」我瘟吞吞地說。

「不行，去趕！」妻不由分說地打開後門。廚房的燈光撒落在後巷上。事關男人撒尿，我不能任由妻子去處理。走到後門，我探出了頭。一個身影果然在夜色的掩罩下對着後牆「絲絲」地投射水注。

我說：「老兄，撒尿呵。」

「撒尿，撒尿，」那黑影竟也翹起頭，回答似地說：「急死我了！」

「這裡不是廁所。」妻在身後厲聲喊道。

「老兄，這裡不是廁所，」我不得不接過話頭：「拜托，以後別在這裡小便了。臭死人，那尿味。而且，不雅觀嘛。」

「是，是，」那身影拉起拉鍊：「對不起，尿急。」

」說着，急步離去。

自從工程局在屋子前方設置了個巴士車站後，住在這排排屋最後一間的我們這一家就倒運了。我們屋旁有條小巷，小巷尾端還有柱電燈泡的路燈。燈光朦朧，氣氛頗佳，只是一陣陣的尿腥總是飄泛着。有時甚至還有人類排洩物的味道。

等候的巴士還沒有來，或是就要趕遠途而先來個清理，於是一些搭客就左顧右盼之餘，看中了我們家後牆的幽靜，疾步躡足走來，解開褲頭，撒出瀑布般的聲響。

有時巴士在站前停下，車門剛打開，搭客就沖了出來，打量了四周的環境後，就毫不遲疑地跑到我們家後牆，撲熄「無形」的火種來了。

巴士站的小孩如果苦着臉向父母嘮叨什麼時，總會看到做父母舉起手往我們家後牆一指，孩子就會眉展顏笑地飛奔過來。有時甚至看到母親打開手提包，從裡頭拉出幾張紙中塞進孩子的手中，叫孩子逕直到後牆處「解決」了。

這種情況不止發生在夜晚，有時光天化日之下也照樣「澆」牆，害得妻子每要打開後門都得猶豫再三。

這種情況也不只發生在男性身上。我就曾在路燈的微光下看到幾個裝扮入時的少女一排列蹲到我家後牆處，一手撩起裙子，一手掩着嘴在窃笑。至於上了年紀的婦女，只要我家後房的燈光不亮，「沙沙」的水聲還是照響不誤。

妻子已向我投訴了不知多少次。我也打開後門當場向方便者規勸了多少次，除了得聲「對不起」，尿腥糞

味還是照樣穿入窗口飄然而來。

所以我對妻說：「明天，明天我一定去找寫廣告的來寫幾個字。」我再三地保證。

「禁止小便。」血紅般的大字寫在後牆上。

我滿意地點着頭，妻也微笑了。

黃昏時往後牆處一巡，竟見「禁止小便」處一片水漬，尿腥依然濃郁。

我不得不再請寫廣告的填上「違者嚴辦」。

然而，我還是照樣看到一位老者在揣摩後牆上的這八個紅字之後，再撩起褲腳，吁了一口氣，投注射去。

總不能要我一天二十四小時守在那裡，更不能讓妻子向每個撩起褲腳或拉下拉鍊的男人吆喝謾罵。

我到警察局投訴了。

警長說要不要派個警察到那裡站崗收錢？幾個在場的警察都哈哈笑了起來。

我甚至找到國會議員州議員市議會的辦公室去。他們都「為民服務」地替我在報紙上呼呼。這之後，引來更多好奇者到來，把「禁止小便」的「禁止」兩字沖掉了。

唉唉，我絞着雙手對妻說。

哼哼，妻却圓睜着雙目怒瞪着我。

人有三急，而偏偏我家後牆是解決三急的最佳去處。妻一直緊迫着我，要我想辦法。

突然間我靈光一閃。

我到神料行買了個寫着「五指神君」的神牌及紅綢布一條。

把「五指神君」神牌釘在後牆處，並用紅綢布掛攔在神牌的上方。

果然，一名內急的巴士搭客疾步跑到後牆處，正想拉下拉鍊時，驚見神牌正向他仰望，不禁驚惶失措地把褲頭扣好，環首四顧一番，然後合十鞠躬，然後苦着臉跑回到巴士車站去。

站在廚房內玻璃窗內的我不禁「哈哈」大聲笑了起來。

「你呵你，真是冒犯神明。」妻子却是嘴角泛着笑意地指責我。

我決意偷在窗後窺視。

有者來到後牆處，看到神牌，急得直躁腳，然後無可奈何地直奔稍遠處的草叢。

有者來時氣勢冲冲，去時却弓着脚咬着牙根扭曲着臉。

少女婦人更是四處張望一番後，向「五指神君」告罪一番才離去。

於是，不只我家後牆處靜潔了起來，整條後巷似乎更加清爽了。

不只沒有尿腥臭味襲窗而入，時不時還有清涼的晚風徐吹。

一天傍晚，竟有香味襲鼻，我打開後門一看，不知那位誠心者，竟在神牌前按了香爐墊着神紙，更在爐內插了神香幾株，一時之間竟也香煙繚繞，燭火閃爍。

「呵呵，你看！」我張大着嘴指給妻看。

接着下來的每個初一十五，總是有人誠心點香獻花

拜神菜。

至於尿腥，那已是很遙遠很遙遠的軼事了。

直到有一天，連妻也備妥香菜進奉時，我才驚覺果然「神力無邊」。當然，「禁止小便」、「違者嚴辦」的八個血紅大字早就被某個善男信女洗刷得清清淨淨了。

一天傍晚返工抵家，看到大廳處擺放着一籃水菜一隻燒鴨，驚問妻子何人送來如此大禮？

「是答謝來的。」妻笑瞇着眼：「有人在屋後的「五指神君」求了個字，什麼「5483」的，中了近十萬元。今天下午專誠送禮答謝來的！」

「什麼？出了真字？哈哈哈……」

「笑什麼笑什麼！」妻突然間臉色一沉，嚴肅地說：「有誠則靈，有神則靈，有什麼好笑的！哼哼！」

（刊登於通報「文風」版 31/5/1987）

裁員

「董事長，早。」總經理走進裝飾豪華的辦公室，來到董事長長方型光亮平滑的辦公桌前，鞠躬請安。

「坐。」董事長雙眉蹙成山巒，右手往桌前椅子一擺。

總經理奈定，把帶來的文件夾在桌面攤開。

「董事長，根據最近的財務結算，去年公司的營業額降了四十巴仙。稅前盈利降了四十五巴仙，稅後盈利降了六十巴仙。由於世界經濟的蕭條，再加上本國原產品的價格低落，及錫市場出現崩潰的現象，經濟不可能在兩年復甦，所以預測本公司今年度會出現赤字，明年的預算也不樂觀。責任所在，所以我想向在此董事長提出應對之策。」

「很好。請提出。」

「公司除了更盡力地爭取市場，推展營業額之外，還要減低貨品的成本，才能使公司在同業間更具競爭力。爲了減低成本，只好削減開銷。開銷方面，人力工資的開銷最爲龐大，所以我向董事長提議關閉些不能盈利的部門，削減各部門的人員，一些年屆退休的職員也應乘機裁退。」

「很好。請繼續。」

「我已列下推薦名單，行政部的兩位副經理中，我建議把李副經理調往營業部暫時代攝營業經理職。營業

經理提前退休，營業部副經理裁退。採購經理也提早退休，提升主任暫時代攝。運輸部裁退司機三位。生產部女工四十八位。研究室內的研究員調理策劃部，策劃部的空額暫時懸空。推銷員沒有達到指示營業數額的有五位，全部裁退。公司保養部的工人削減一人。今年度加薪凍結，年終花紅取消。」

「很好，如此能節省多少？」

總經理看下文件上的數字：「在付還裁員賠償金及退休酬勞費之後，公司一年內能節省一百萬。當然，根據我的推算，公司的生產力及營業額不該因此而削弱，反而本公司的產品成本因此而減低十巴仙。這樣，公司的產品更具競爭力。」

「很好。名單你留下。我請示董事局後再給你指示。」



三天之後，董事長把總經理召來。「你的財務報告及預測辦得很好，董事同諸同仁都有深刻的印象。爲了公司的前進，董事局接受你的建議及推荐的裁退名單，且增加了一名。」

「誰？」

「你。董事局也委任我代攝總經理職，以更進一步削減產品成本。」

刊登於南洋商報「小說天地」版

10/6/1987

舉債 還債

推開玻璃門走進。

「你是銀行經理？我是張長發。我的房屋貸款編號是 A/E-118/80。記得我的事？」

「張長發先生？記得，請坐。」

「這是你們在報章刊登的拍賣廣告。媽的，我的屋期只不過六期沒有付還，你們銀行怎能這麼絕，不給情面？」

「這是總行的指示，況且我們的律師多次去信都被退回來，我們只好用報章廣告替代通知你。」

「用報章廣告通知。媽的，你知道這對我們生意人有多大的影響。不是我沒錢還你們，是我這幾個月去了台灣、日本及美國旅行了，所以才一時疏忽忘了還屋期。我全部只欠你們一萬二千元，我的屋子的價值最低也有四萬元吧。你們怕什麼？怕還不了你們？怪不得人們都說銀行都是晴天備傘、雨時收傘的傢伙。」

「沒辦法。總行的指示。」

「總行，總行！都是這樣推。算算我確實欠你們多少，全部還清，不要再跟你們銀行來往了。一萬二千元的事，登什麼拍賣廣告鬧得滿城風雨。算算算，全部還清。媽的，我一趟旅行，一花就兩萬元，這點錢我張長發還得起！哪，支票拿去。幾時我能拿回我的抵押地契？我要快！」

「律師三兩天辦好，就好通知你去拿。」

拉開玻璃門走出。



推開玻璃門走進。

「三叔，林律師那里的借款手續我簽了。」

「我知道，長發。林律師已來電話通知。你簽的只是法律上承認的借貸合同。這些我都和你講好的。這里，還有一份買賣合同。你的屋子是以兩萬元的價格賣給我。這張買賣合同沒有志明成交日期。只要你按月付給我利息，我就不會執行這宗買賣。這里也寫明你已拿去一萬二千元的定金。先君子後小人，要是你沒按月還利息，我只需再開張八千元的支票就叫林律師把你的屋子過名的。」

「有這必要嗎？三叔？我的屋子最低也值四萬元。」

「我知道，長發。我們不早就講好的了？我們放錢生利的，不抓穩些怎麼敢放錢出去？你們要不是不得已也不會來找我。大家心甘情願的。」

「但我付給你每個月一千元三十塊的利息呵。」

「又怎樣？你要借就得照我的條件。不借拉倒。這里是一萬二千元的支票。還有，這封你授權銀行把地契交給林律師的信也簽署了。」

「唉……」

拉開門走出。

刊登於南洋商報「小說天地」版

15/6/1987

白吃

想到宴席上的佳餚，他就不禁直吞口水。

什麼：宮堡蝦球，蟹肉魚翅，魚香肉絲，油蔥炸鴨等等的……

清涼的啤酒，香醇的白蘭地，還有「富貴花開」的冷盤……

把計劃跟妻子說了，妻子並不反對，只是不願相伴。她說：「散散心也好，可要機警些，被人識破，要鬧笑話的。」

自從被工廠裁退，靠着那筆裁員賠償金，拉緊腰帶的日子也有六個月了。六個月來新的工作沒有着落，每天清茶淡飯地，舌頭都似乎發了霉。不是沒有親戚朋友舉行婚宴喜慶，只是包不起紅包送不起禮，閃閃避避地，能省就省，所以才會落得今日這樣一想起魚翅，煎鵝，蒸斗底魚，豬肚什麼的，口水就直往肚子裡流。

妻子諒解地遞給他一條較體面的長袖恤衫，還刻意地替他刷亮了鞋子。

「別說我沒有請妳吃大餐，是妳自己不願去的呵。」出門前，他還笑謔地對着妻子說。

來到酒店門前，他吸了口氣，堆起一臉的笑意，逕自走向站在大門口迎客的主人走去。雙手緊握住主人的手，他連聲地說：「恭喜，恭喜……」

主人眯着雙眼：「謝謝，謝謝，請裡頭坐……」旁

邊一位嬌麗的女孩還敬上一支香烟，微胖的女主人更是咧着一嘴假牙連聲說道：「請……請……」

他在角落的張桌子就座。整張桌子除了一對老夫婦及位中年人外，都是些女賓。這正適合。沒有太多的男人，就不必擔心菜餚不夠，而且女賓們都有大堆的話要互相溝通，所以就不必費心思去說太多的交際話，只要靜靜地吃喝就行了。他於是在中年人的旁邊坐下，這樣，在主人眼中看來，他與中年人倒像是結伴而來的一對。

「你好，來杯色酒嗎？」中年人和藹可親地用紙巾替他抹了抹杯子。

「謝謝，謝謝。先來杯啤酒。空着肚子，不好先喝色酒。」

「說得也對，老弟，就來杯啤酒。」說着，中年人拍下他的肩膀，並揮手招來倒酒女郎。

宴會開始，場面亂哄哄地。第一道冷盤「富貴花開」送了上來。

「來來來，大家來，」中年人舉起筷子，向桌上的賓客一擺：「來，各位親戚朋友，我們潮州人俗語說：客氣餓自己，自己人，來來來。」說着，雙筷就往冷盤戳去。

冷盤過後，他揣摩了會兒，輕輕地對中年人問道：「先生你與主人家是……」

「是親戚，說近不近，說遠不遠，新郎還得叫我聲表叔。」中年人用紙巾抹了抹嘴角，環視下桌面的賓客：「各位可是……」

「朋友，朋友……」他與桌上的女賓客們都異口同

聲地說。老夫婦點頭致意地說：「我們是主人老家的鄰居。」

「這麼說來，我倒是這桌上的半個主人啦，哈哈。」中年人笑着說：「來來來，我代表主人，各位別客氣，這一道是油蔥炸雞，來，大家來。這味是這家酒店的名牌，大家試試。」

「老弟，來杯色酒吧。」中年人盛着意拳，口裡更說：「主人家忙，招待不週。我就代表他，各位可別客氣。」

「好，就來一小杯，是拿破崙的白蘭地吧，好，好酒。謝謝。就來一小杯。是的，別滲水的。」他眼望前杯中逐漸增高的黃金色液體，心中可樂開了。

蚧肉魚翅，香甜可口。

他愜意地拍下中年人的肩膀：「好菜色。魚翅足夠，蚧肉新鮮，好。」

「主人家這次看開了。」中年人笑着說：「來，別客氣，各位可有抽烟的？」說着，拿起桌面的盒香烟，四處遞送。桌面的賓客都搖頭相拒，而他正仰頭把色酒喝了。「這樣，既然大家都這麼客氣，我就把香烟收下來。工作人員手脚多多，我得幫主人家看看。」

中年人接着把香烟收進衣袋去。

宮堡蝦球，香味排骨王，滑蒸斗底搶。好！好！他口中咀嚼着，心中喝采着。一杯杯金黃色液體，滑流過喉嚨，溫潤了他的雙頰。很久以來沒有這樣暢杯地飽食痛飲了，而坐在身旁半主人身份的中年人又頻頻敬酒，所以當宴會司儀站起來宣佈主人向來賓敬酒時，他那一

時興起的嘹亮高昂的「飲勝」聲，令得同席的女賓們都
膛目相對。

宴會終於結束，來賓們都向門口湧去。

他摸了摸微漲的肚皮，心滿意足地向中年人連聲道
謝。

「不必，不必客氣。來，大家一齊走。」中年人一
手攬着他的肩頭，往酒店側旁門走去。

「你不要跟主人打個招呼嗎？」他問中年人。

「不必啦。他忙。不必了。」中年人滿口酒氣向他
吹來：「自己人，客氣什麼。」

站在路旁，與中年人握手道別時，他一時感到內疚
，竟沖口而出：「說來慚愧。其實我跟主人家根本不相
識。我是來白吃的，很對不起。」說完，他即低着頭疾
步走開。

中年人却趕了上來，拍下他的肩膀。他連忙站定。

「哈哈，」中年人笑了起來：「這不算什麼，老弟
。我也不認識主人家。我跟老弟你一樣，白吃來的，哈
哈，什麼親戚！」

說着，中年人返身闊步走去。

（刊登於通報「文風」版 28/6/1987）

賄賂

「賄賂？我們有必要對『賄賂』這兩個字作更深一層的了解。」

「不論是在政府機構、商業上的銀行或金融機構，它們都有它們的一定辦事準則及秩序。例如在政府機構方面，不論是在土地手續的處理，或是其他種種商業執照的申請，或是建築繪測及結構上的批准，政府方面都有一些專家研討後訂下的條規及原則。這些條規及原則就是每個主理官員作為政府當局代理人批核的依據或準繩。每個官員在處理任何一項申請時，他都必須查核所提出的申請，是否依據政府當局所頒發製訂的條規及原則，或者該項申請有沒有違反或抵觸了政府當局的政策。如果沒有，作為一個人民所付託的官員，他是沒有理由駁回或是拖延人民所提出的種種申請的。」

「但是，如果一個官員接受某個人的金錢或禮物，並且違反或漠視政府當局所訂下的條規及原則，而給予這個人種種方便，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是說，在侵蝕到政府人民的權益下，並且以此來換取個人的物質利益，這就是『賄賂』。」

「在政府機構內，處理文件也必須依據種種的程序。例如，一宗申請在被呈上最高理事會作定奪時，它必須經過各個部門的研討，而且在各部門的研討過程中，也必須受到各有關文員的報告或打字員的處理。如果受

到申請人的拜託而在這些處理過程中作出恰當的催促行為——例如提醒文員早日到現場核查或打字員早日把報告處理——並且因此而使某人的申請得到最高理事會的早日處理或批准；由於這種的協助或服務而得到申請人的報答酬謝，這，我就不認為是種『賄賂』行為。第一，並沒有違反及侵蝕到政府既定的政策或原則，也沒有攪奪了國家及人民的權益。第二，這反而使到整個政府的行政效率從而提高了。」

「所以，」他以溫馨的口氣對着他的太太說：「我是在沒有違反國家政府人民權益的原則下，協助縣政署內的行政工作，使整個行政機器能更有效率及加快速度地處理人民的申請或投訴。如果因此而得到當事人的酬謝，太太——要知道我並沒有爲了個人的利益，反而是爲國家而盡力效勞——收下人們的謝意是不應該被認為是種『賄賂』行為的。作爲一個縣政署的總書記，我或者不能露面接受人家的好意，但妳能代我而受之無愧的。」

八年前，當他被提昇爲縣政署的總書記時，他就對「賄賂」這兩個字作了上述有「深度」的詮釋。對他的妻子來說，這種解釋是有理而且沒違反良心的。所以，她也就坦然地在丈夫迴避的情況下，在私宅內替丈夫接受了人們的好意及祝福，終究，我們沒有違反國家政府已定的政策呵。她一直對自己強調。八年來，她的私房錢及私人戶口的總額逐年增長。

然而，在八年後的現在，他被提昇爲縣政署副署長之後，一下子，所有以往懂得來私宅答謝的人群突然間

銷聲匿跡了。星期天或者是傍晚時分，不再有提着禮籃藏著紅包的人民到來敲後門了，那種諂媚的笑容及低聲下氣的要求也消逝了。她難受悲傷地對丈夫說：「怎麼你忘了推動行政這部機器的速度了？」

「不，」他托了托鼻樑上的金框眼鏡：「作為一個縣政署的副署長，我已牽涉到一些政府政策上的擬定工作。我最先要考慮的是政府的利益，所以在種種問題上，我已不能像以往那樣地露臉了。我已通知秘書，人民的投訴應該由現任的總書記處理，再呈上給我作決定。我執意保護政府的原則及條規，監護它們，不要讓它們因蠅頭小利而被屬下扭曲了。」

「難怪啦，」妻子皺蹙着雙眉，不無嫉妬地說：「難怪你們的新總書記佐尼李的太太近來把雙眼擺到額頭上了。也太無恥了。剛才我從市場回家，就看到兩個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抬了兩個禮籃送進他的家。太放肆了，這種賄賂的態度會加速國家的腐敗。作為一個頭子，你也該睜開眼管管屬下呵。」

「這沒什麼。只要我在，我是會維護及執行政府已訂下的準則及秩序。我並不是那種沒有原則的人……」

妻子苦着臉站了起來，心中惦記着存款簿上已好幾個月沒有增長的總額，至於他在說些什麼，却已是流過耳旁一些沒有意義的音響而已。



他掩上房門，拿起電話筒轉了個號碼。

他低着聲：「是佐尼嗎？」

「噢！副署長。是的，我是佐尼。他們送來了。是

的，他們已照吩咐買了一千股的××銀行股票，還有三千元。是的，我明天帶到辦公室去。有，有，我下午時有收到你批准下來的文件。我也囑咐他們三天後到縣政署去領取准證。我會的……」

「佐尼，記住，別跟你老婆提起。女人的嘴不緊，你知道的，我不要家裡這個知道，我另一頭也有開銷……」

「我知道，請放心。至於企林建築工程所申請的事……」

「沒問題，下個月的例常會議會通過，至於那個嘛……大林銀行的股票不錯，我要兩千股……」

「好的。沒問題……」

這時，房門突然被打開，妻子走了進來。

他抬起頭掃了妻子一眼，連忙轉了個話題。

「噢，林經理，我都告訴你了，違反政府規則的事，我怎能推准？不不不，你照規則作必要的修改，再呈上來我們考慮。就這樣了！」

他把電話攔上，吁了口氣，對着他的妻子：

「他媽的，這些奸商！」

刊登於星洲日報「星城」版

27/9/87

輯三



我與我的決裂

他盯着我。我也目不轉睛地瞪着他。我們兩個劍拔弩張地瞪着對方。我可以感覺到我眼瞳內的憤怒也逐漸增長滋延。我的五指逐漸握緊成拳。我脉搏加速。他就站在我面前，我一樣感覺到他的義憤填膺的怒意，正如焰火般地在我眼前張牙露爪。我知道，他也像我一樣緊握着拳頭，在等待機會，等待我的眼光中泄漏出疏忽時，他就會一拳飛出，直襲我的鼻樑，一拳把我打翻地上。我盯着他的眼神，我察覺到他臉頰上的肌肉在顫動、額頭的皮膚也繃得緊緊地，同樣地，我緊咬着牙齒，抿緊了咀唇。我在期待着一擊成功的機會。我必須擊倒他，正如他必須擊倒我一樣，我們已沒有時間再互相容忍、禮讓。我們已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境界了。

我們不是在做白日夢。我們已經決定我們必須認真地面對現實。所以我們約定好在今早乘家人外出的時刻，在我們的屋子內作面對面的決斗。不管我們的決斗的結果如何，勝者方能心安理得地進行他要進行的工作。

我們從小就一起長大，從同一間學校畢業，同一個時期走進社會，同時意識到該為族人及國人爭取到更美好的生活方式而參加了某一個政黨。我們希望通過政治的手段來讓國人得到真正民主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們從最基層干起，一步一步地經過了十多年的努力奮鬥終於在今年成了黨州委員會的一份子。我們有同一的目標與理想，我們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鞠躬盡瘁為族人為國人盡力。

然而，一件使我們不得不面對現實，不得不坦誠相對的事件終於在昨晚的區黨委員會上發生，使我與他不得不認真地考慮下我們的處境與立場，以決定在這一宗事件中，全心全意地支持黨中央的決定，還是本着我們本身從小以來一直認為是正確的目標與信仰而違反了黨中央的議決，並且退出這十幾年來為之赴湯蹈火的政黨。

黨中央的議決案很簡單：在目前的國家文化塑造的爭論中，我黨必須以妥協相碰的態度來與友黨配合，以期達致和諧共處團結和平的社會。

黨區委員會主席說：很簡單，中央要我們以妥協相碰的態度來處理這件事。中央認為這次我們的區會的表現太「火」了，要我們以較低的格調來處理這次的爭論，所以希望各位同志按着黨中央的意願行事。

散會后回到我們的房間時，經過一場冗長的靜默后，他終於爆發起來，沖到我的面前，目光炯炯，火辣暴躁地說：「這是個什麼鳥政黨！在這重大的文化爭論上，却要採取低格調，妥協相碰的態度。我受夠了，我受

夠了這種不爭氣的黨，要就大聲地講出我們要講的話，不要作應聲虫。在這方面，我是不妥協的，我要退出這個政黨，我要抗議，我不能執行黨中央在這方面的議決。」

而我，看着他那猖獗、囂張而又輕浮不馴的態度，我心胸內的熾火不禁暴漲。我雖然肅穆壯嚴地坐着，但我對他的短見及桀驁感到憤怒。我說：「你不能如此短視。黨有黨的政略及策劃，再其上者，黨有黨的規律及原則。即使我們目前不能同意黨的議決，我們還是要服從，遵守上面決定下來的方針。還有，我們花了十幾年的時間，辛辛苦苦地爬進了黨州委員會內了，總不能爲了你他媽的什麼原則問題而把我們的大好政治前途斷送了。在這次的課題上，我們得服從黨中央的決定。」

「『在這次的課題上』！其實，在所有任何的課題上，你何曾發表過任何反對黨議決的言論？即使是我們認爲應該在會議上提出異議的，但每次在大會上你又何曾提出過？你是個應聲虫，沒有骨氣的政治投機份子。即使你心中有千百萬個反對的理由，但你一想到以你目前的政治地位所得到的經濟甜點，你就會把你的原則廉售。我實在想不通，我爲什麼會是你，你爲什麼會是我。你只是想爬上政治的高座，然而，摸摸良心，你會自認你的最終目的是爲族人爲國人謀求最佳的生活嗎？看看我們的政治環境，你到底敢不敢做出任何改變的企圖！」

他的這番話，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檢討我們的政治立場及做人的道德準則。我們終於發覺到，他與我不能共

存在這個世界上。要不就是他死，要不就是我亡。兩種見解同時存在，是種不能忍受的煎熬。他的存在，使我不能放懷地去進行我的策略，我的判斷態度，却使他的良心哀痛。我並不挑剔他，但他不該來誣蔑我的人格。我認為，我們應該隨風舞動，而他，認為寧折不屈。

於是，在今早的這個時刻。

我瞪着鏡內的他，他也一樣憤怒地盯着我。我感覺到我全身的血液都流向我的右拳，我感覺到我的血管在賁張，一陣陣無名的窒悶的氣息自我的肚胃翻滾而上。

我大喝一聲，右拳如閃電般地擊向鏡子內的他，我聽到玻璃碎裂的聲音，我看到鏡內他正在瓦解的驚愕癱瘓的臉在流血，而血液沾流到我的右拳上。我看着他隨着玻璃的裂片在我眼前脫跌倒下去。我發覺到他終於消失了。突然間，我感覺到痛楚，感覺到我自己的一半空了去。

在沒有了他之后，我終於能在沒有他的折磨下，全心全意地從事我的政治生涯。

刊登於南洋商報「文星」版

八四年二月廿六日

謠言

我們該如何向各位介紹我們自己呢？或者各位聽過這麼個玩笑式的詮釋：乳罩——是一種能把山丘變成高山的東西。

而我們的作用，就是能把針頭般小的事故，玩魔術般地變成改寫歷史的事跡，我們更能把真理般的事實扭曲，丑化、變質。只要我們略為計謀，我們能掀起國與國間的戰爭，引起種族間的爭端，導致家破人亡，甚至摧毀了人性。總之，把小事化大，把好事化丑，把善化惡，這些都是我們最拿手的把戲。當然，如果我們心情好，也可以把好事誇張到荒謬的境界。

這麼說，大家一定認為我們是撒旦、妖魔，或者鬼怪。不，不，不。我們不屬於任何宗教圈內或神話界內的形象。我們只是種概念、意念，一種眼看不到，手摸不到的氣息。我們的存在，使人類平淡無奇的生活興起

風波，歷史的進展受到挫折。總之，沒有悲歡離合，似乎不能被稱為「美滿」的人生吧。

是的，是種氣息般的意念。我們從人的耳朵鑽進人們腦袋的表層下。我們最喜歡盤踞的地點是在腦層內聽覺神經及喉音神經交接處，也就是聽覺神經把訊息傳往大腦思想部，以及思想部接往口腔神經的那段空間。更明確的解釋是：我們最喜歡盤踞在接受聽覺及指揮發音的腦層。

對我們來說，不論是在鄉村或是在城市，不論是文盲還是知識份子。只要我們附貼腦袋內的那部份，就能制造出好多好笑荒謬的事情，從而更顯出人類的愚昧無知，盲從，輕妄的劣根性。所謂理智，以我們的揣測來說，是個笑話。在我們的逗弄下，不會有理智或理性的存在。就如鼠類接受到錯誤的訊息，而直往河中跳下溺斃那樣，我們讓人類在歷史的時空上彎彎曲曲地掙扎，爬行。

我們無所不在，尤其喜歡多人的地方。我們最响往戰爭時期，但在國家選舉，政黨改選期，也一樣能展現我們的威力。至於股票市場、公衆公司、國家經濟、社會組織，我們的同胞更無時不刻地在掀起風波。

到這裡，大家應該認識我們吧。是的，我們是種制造謠言的意念。我們盤踞在大腦的思想部，把接收自聽覺的訊息加工，再悄悄地讓口部把加工了的訊息傳進另一張耳朵，讓另一個腦層下的我們的同胞去加工，再傳給另一張耳朵……所以，一條三吋的小青蛇，幾經轉折，已化成十幾呎長的大蟒蛇，一位政治要人幾天不上

廁所也能引起股市價格大瀉。怎樣瀉呢？「聯叻吧啦」地直到有人跳高樓自殺。

或者，我們該現身說法，讓各位體認我們的速度與效率吧。

你們看那人。

李有良，本國的國會議員，產業經紀協會的主席，某合作社的副社長，某掛牌公眾公司的董事經理，本國執政黨某區會的主席，也是執政黨三個副會長之一。四十三歲，無論在政治舞台上或是經濟領域，他都是呼風喚雨的人物。學術上，他是英倫回來的皇家特許會計師，所以也是一般人公認的高級知識份子。隨和，誠懇，守信義而又負責任，靠着自身虔誠的態度，他白手起家地，不論在政治圈或經濟界，他終於建立了自身的城堡。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才，現在正坐在吉隆坡他那佈置得樸實而又舒適的辦公室內，簽署着一封封信件。

這時，公司的秘書小姐拿了疊文件走到李有良私人辦公室門前，敲了下門，然後旋轉門把，開門而進。厚實的木門在秘書小姐身後「卡」一聲關上，坐在附近的幾位打字員都抬頭瞥下，然後低頭繼續她們的工作。

十分鐘後，公司的營業經理來到李有良的私人辦公室門前。他抬手敲了敲門，旋轉門把欲推門而進，門被卡着。他詫異地望向附近的幾個打字員：「里頭有人嗎？」

幾位打字員都驚訝地抬起頭望着他。這時，辦公室的門被打開，秘書小姐頰上脹紅着兩團暈紅走出來說：「對不起，門被卡住了。」

營業經理逕自走進李有良的辦公室。

坐在外面的打字小姐從洞開的大門看去，正好看見李有良俯身拾起跌在桌旁的大衣。

辦公室的厚實的大門又在營業經理的身後關上。

幾個打字員曖昧的眼光，在秘書小姐的身背掃射。

這是這麼簡單的事件，我們略施計謀，就能把這位正在爬向他人生事業最高峰的李有良揪下來。

我們隨意潛進任何一個打字小姐的腦層，然後像披上一層薄紗那樣，我們使她的理智混濁，於是，從她的口中流出：「門鎖上了。想不到李先生會是這樣的人。那狐狸精真不要臉。」

一日之內，在我們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各種各色的流言開始在辦公室內泛濫。從耳朵傳到口部，我們同胞們全心地一致地把訊息提煉提升，到那天下班之時，已有人聽到：「哎呀，怎麼李先生那麼好色。俗語說：不可在窩邊大便呵。有頭有臉的人了，而那女的除了騷，也不見得艷！不值得，不值得。真替李太太不值。」

第二天，就有人這麼說：「這是秘密。我告訴你，你切切不可告訴別人呵。人家告訴我時也這麼說：這里說這里止。李太太呵，早就跟李先生分房囉。還說，李先生不只有一個女人。是有幾個呵！香港及新加坡都有一個，在曼谷收的還是個洋婆。不分房也不行囉。」

「李先生的經濟已出現問題！」

「李先生的人格道德腐敗。好色的人不能當人民的領袖。」

那晚，我們又出現在某政黨的幾位政治人物的集會

上。這種政治人物的晚間集會，通常就是我輩大展身手的地方。我們繁忙地潛進這些人的腦海，把收到的訊息扭曲，然後又調整下那人的分析理智，再讓他們去把風浪掀起。

開始時，有人說：「聽說我們的主席搞女人。這是從他的公司總部傳出來的。亂搞，搞到夫妻關係都有問題了。海外也藏有女人呢。還有人說，主席的經濟很緊，最近在銀行界的聲望已大跌……………」集會接近尾聲時，大家都似乎肯定地認為：

(一)李有良好的個人道德行為有問題。

(二)李有良好的在金錢上可能會不清不楚（在這問題上，有必要和區會財政進行核對）。

(三)黨區分的改選就要降臨，這幾位作為李有良好的支持者認為有必要把這些弱點掩飾起來，以免讓區署理主席在未來的競選中有可攻擊。

各位，到這裡，我們已把李有良好的道德信用，經濟實力以及政治前途連系在一起。我們已掌握了李有良好的事業前途。我們只需再稍為努力，再花多一些時光，就能讓社會人士們聽到，或報章大事渲染如下列的『事實』：

「黨區會有人動議徹底調查近三年來的活動基金賬目。」

「某掛牌公司出現龐大的赤字。某些賬目出現不明的現象。」

「豪門艷史，國會議員夫人夜睡單人床。」

「某秘書小姐服安眠藥自殺獲救。」

「區會署理主席：言行不正者不可盤踞高位。」

「某掛牌公司董事會分裂。股票市價日趨低流。」

當然，李有良會反擊我輩，如：

「某政黨副主席謁見黨主席，對各種謠言澄清。」

「李有良會見記者，向社會保證他的人格完整。」

他安排妻子出現在記者招待會，現身說法証明他們的婚姻沒有破裂。他要求黨主席向黨員保證他的人格清白，他甚至安排倫敦的著名証券經紀商來向公眾人士分析他的公司未來的盈利潛能，以及今日財政情況的穩固。

當然，這些反擊都在我們的估計之內。他站出來澄清，就讓公眾人士有一種「果然出問題」的印象。他不澄清，謠言又會更排山倒海地，指責他不敢面對現實。這時，正如俗語所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李有良將在我們安排的謠言攻勢下消迹。

我們再接再厲地夸大扭曲實事，就不難得到下列的效果：

「棋城不明人士大量拋售某公司股票。」

「某區會發現大量假黨員。」

「公司周轉金困難，銀行催收貸款……………」

「黨主席召集緊急會議，決定李有良的去留……」

我們散播，到處散播，到最后，有人就會這麼說：「李有良引咎下台。署理主席衆望所歸。」起初，這只是我們散播出去的謠言，但各位，在公眾人士的煽動下，這項謠言能經得起考驗，而我們也敢保證，這謠言必會兌現成為事實。

爲什麼我們能這麼輕而易舉地摧毀一個人？

爲什麼我們的效率及速度那麼高那麼快呢？

哈！哈！哈！

這就是拜各位所賜，因爲：

各位就是我們謠言最忠誠的支持者。

至于各位所擁有的理智、理性，或者分析力，以我們的准則來說，我們只能冷然地：嘿，嘿，嘿……。

刊登於南洋商報「文星」版

一九八五年六月卅日

親情友情

老趙病重逝世。

我目証他入殮下葬。他的棺木安放在墓穴後，我甚至抓把黃土，撒下，方才離開。

爲了他，我深沉的悲傷過一陣子，他是我從小到大的深交，我曾向他表示願意爲他傾家蕩產，甚至兩肋揸刀。我說就憑「義」字，我能爲他上火山下油鍋，至於金錢更是身外物。

他執着我的雙手，感激涕零在說：有你這樣的朋友，不枉此生了。但你有妻兒……………

他說得也是。

就這樣，我目証他撒手辭世。

但在頭七之後，他卻又找上了我。

那晚我應酬醉歸，他已倚在家門等候。

「怎麼，老趙，又回來了？」

老趙神色不安，臉色蒼青地站在那里。身子還沒變化，下殮時穿着的大衣却拎在手上。

「是這樣的，那邊出了差錯，還是等上半個月，入境証才能發出來。肉體却已葬了，我只好找地方落腳。」

「出了差錯？」

「風吹雨淋日晒，我已經流蕩了七天，讓我暫住陣子可好，老友？」

「老婆那里呢？」

「人死，她哭都替我哭夠了，感情、親情、愛情什麼的，在我入殮時都已還給我了。她剛對我說：你再回來，我將如何處置心理上的平衡？你去就去了，你何必再回來惹人傷心？」

「那我呢？」

「你曾說過願為我傾家蕩產，上火山下油鍋。或者以我倆的友情，你們……」

「是的，我說過，也表示過這心願。但我已為你盡了朋友的義務。我已把友誼還給了你，我不能再為你而搞亂了我家中的平和。」

「你曾在我棺前哭過，你還曾悲哀在槌着心腔的……」

「為你，我悲哀過了。悲哀過了，我們也就完了。我不能再次為你哀悲流淚哭泣，不能！」

「不能幫忙？」

「無能為力。」我搖着頭。

老趙把大衣往肩上一攔，低着頭蹣跚離去。

「他們說他們寧願到荒山野廟去，到荒林深山去，到天涯海角去流蕩，也不願跟親人與朋友活人在一起，因為活着的人是沒有人情的。我不信，老友。現在我相信了，老友。」老趙的聲音在他黑影后的夜空流泛着。

我打了個冷顫，清醒到足以聽到老趙逐漸遠去的腳步聲。

刊登於星洲日報「星城」版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五日

神與鬼

南極祖師跨出廟門，就瞥見鄰廟的何仙姑坐在大路旁的一棵膠樹下，一臉不愉快而又無奈的神色。

大家的廟堂相距不遠，於是南極祖師走上前去，雙手一揖，說道：「仙姑日來可好？為何一臉不悅？不會是香火清淡了吧？」

何仙姑抬頭一見是南極仙翁，連忙站起回禮，說道：「是祖師呵。別來無恙，都好。請坐。」仙拂一揮，眼前就出現了張石凳。

兩仙人坐下。

沉默一會兒。還是南極祖師先開口：「仙姑，看你一臉不忿，老道可有相助之處？」

何仙姑抬眼望下南極祖師，「唉」了一聲道：「都是我那女乩童。唉，真是搥心肝！今早某報記者來廟裡找乩童做訪談，問起乩童當年如何會當起乩童，你道我那女乩童如何回答？『當年某晚我發夢，夢中遇見何仙姑。仙姑說我慧根極佳，應該向佛，當乩童普救世人。當時我回答仙姑我有丈夫在身旁，俗務難免且不能拒絕，如何敢保淨身體為仙姑服侍。仙姑回答說：回去跟你丈夫說色事免了，如不當我的乩童，我連你丈夫也收了。這樣分了房，我當了仙姑的乩童。』」呖嘖。這是天大的冤枉。我們學佛修道的，怎會提出這類威嚇的話！真是搥心肝，侮辱衆生，侮辱神明。」

南極祖師聽罷，也嘆了口氣道：「妳這一提，我也心火高熾。信徒們眼看仙誕就到，要演酬神戲。那天我跟乩童說了時下經濟不景，誠心就行，別太破費了。衆信徒堅持己意。好，別讓他們去演：於是他們四出募捐。信徒中竟有人對不願募捐者說道：『怎麼能不募捐！不募捐，南極祖師就不保佑你們。』聽聽聽，這不是扯我的臉拆我的招牌。我普渡衆生爲懷，捐也吧不捐也吧，我都一視同仁保佑衆生。怎麼說得我的心胸如此狹窄，這從何說起呵！」南極祖師雙手合抱，抬頭仰天，吁了口氣。

這時，樹下一陣寒風吹起。一縷孤魂在樹後映現。

孤魂在南極祖師及何仙姑前一揖拜地：「祖師仙姑恕罪。」南極祖師及何仙姑右手一揮：「免了。」

孤魂站起，垂頭站在一旁，諂媚地說：「剛才祖師及仙姑所說的話，小的聽了大感不平，斗胆現形，向兩位神仙獻策。」

南極祖師及何仙姑齊聲道：「且說來。」

孤魂邪笑道：「這些人不明兩位仙人的旨意，胡亂藉仙人之名造謠威嚇，該罰！想當年我只不過造政府之謠，就被槍斃而不能超生了。這些人侮辱神仙，更該重懲。但普渡衆生修道學佛還是要的，所以我提議，讓這些人碰我的邪風，生病發痛什麼的，讓他們醒醒。」

「然後呢？」

「然後兩位仙人神符一到，我即收邪風。符到病除，兩位仙名更隆，而且也收到懲罰之效！」

「說得也是。鬼主意倒名符其實的鬼主意。」兩位

仙人異口同聲讚道。

「過獎了！」

寒風吹過，和風吹過，膠林下又恢復往日的靜謐安詳了。

刊登於通報「文風」版

22/2/1987



合作社

K 星球的科學家走上講台，一片拍掌聲喝采聲驟然在台下響起，

科學家右手一揮，噪聲頓然沉寂。

K 星球人都眨動閃着青光的獨眼，專注地望向台上的科學家。

科學家清了下喉音，說：

「各位，今天能捧場出席我的『心靈感覺器』的展示會，我感到很榮幸。謝謝大家的捧。所謂的『心靈感覺器』是我在最近前往太陽系作科學巡迴探索時的另一項額外成果。我之所以會說是額外成果，因為它本來不是在我的探索項目中。以我的觀察及收集的資料，我製造出了這個『心靈感覺器』，」說着，迴身指向一個像間小屋子的金屬箱子。

這金屬長方形箱子斜放在講台上。台下的觀眾能看到箱子前方及後方都設置了個門。六呎×六呎×十二呎長的簡簡單單的箱子也沒有什麼能令人注目的配置。台下的觀眾於是又把眼光投注到科學家的身上。

「別小看了這箱子，」科學家說：「在太陽系的個星球上，那里有一群特別的人種，最講究的就是種種心靈感覺的滿足感。例如我配制的這個『心靈感器』吧，我在其中加入了種種的感覺，如民族事業自救感，自力更生感，進軍大企業的成就感，富豪感，貪婪感，政治

經濟合一必勝，民族意識優越感，還有種種能令人滿足的感覺。

「我也從那個星球帶來了幾個人種來作試驗，」科學家繼續說，同時手一揮，他的助手就從後台扶了個人種走上台前來。科學家手指着人種：「這就是那個星球的動物。這類動物的智商已達到能發射太空船的階段，然而可笑的是……該怎麼解釋呢……總之，他們能為心靈上一時的滿足感，會作出種種愚蠢的行為，甚至付出最寶貴的生命。就如這個箱子吧。我是以我在那里的觀察及經驗，製造出這個能實現人類種種滿足感的機器。這個人從這機器的前門走進去，就能實現及得到如上面我所說的什麼進軍大企業的成就感啦，政治經濟合一必勝啦，民族事業自救啦的滿足感。是的，在得到這種滿足感之餘，他還會感到很富足，而且身心愉悅地發出歡笑，大家請看。」科學家向助手示意。助手就把這地球人推進金屬箱子的前門。

果然，那人進入箱子後竟發出無可置疑是發自心靈深處的歡愉的笑聲。這種笑聲令人感覺到信心十足。

「問題是，」科學家的聲音插了進來：「在滿足所有心靈感覺之後，在歡愉的笑聲之後，將得到怎樣的個效果。大家請再看……」

金屬箱子的後門打開，一具體體走了出來，在後門處倒下。

「這就是個教訓。為了滿足上面所提到的感覺，這個人連血肉都被這機器吃掉了。」科學家無限悲哀地望着那堆體體說。

「教授，你是在那里收集到這種資料的？」台下一位觀眾站了起來問道。

「太陽系內的個星球上一個叫馬來西亞的地方上的華人社群。」

「這機器叫什麼名？」另一個觀眾大聲喊道。

「在那個星球的那塊土地上，他們把它叫做『合作社』。」科學家說。

（刊登於南洋商報「南洋文藝」版 2/4/1987）



骨氣

自稱是物理醫學博士的李如華，突然間受到華人社會的推崇及讚揚。

作為領導華人社群的「華人總會」，甚至在該會六十週年大慶上，由該會會長親自頒發一面刻着「華人救星」的錫盤送給李如華博士。

究其因，李如華博士為華人社會尋覓回大多數華人早已遺失的「骨氣」。

在李如華的物理「調理」下，一些不知骨氣為何物，或是心理上生理上乃至精神上全無「骨氣」的華人，霎那間，個個都以充滿「骨氣」的神態站立到社會上去。這些經過「調理」的人，不再是頹廢、委屈求全、低頭折腰、胆怯軟弱的窩囊廢了。他們以全新堅毅果敢的雄姿，倔拗不折的傲氣，憑着李博士「調理」出來的「骨氣」作為後盾來領導華人社會。

至此，我們也該來理解李如華博士對「骨氣」的詮釋了。

以常理來說，骨氣應該是指不為五斗米而折腰，不向現實屈服的一種傲氣。

但李如華博士却認為不是如此簡單。

追溯起來，李如華在未成名之前，是以按摩針灸專家之名為一般患上陽萎的男人治療的中醫師。他一直都強調，肉條之所以能夠硬挺，是在於男人身上有股「骨

氣」。沒有骨骼的支撐而能挺拔如鐵杵，不是「骨氣」之使然，又會是什麼？當年華人社會會如此萎靡不振，委屈求全地任人擺佈，個個領袖如此低聲下氣，求求乞乞地，就是因為太多華人患上了陽萎症，個個的「骨氣」都蕩然無存。大家有一日過一日，事到臨頭時再喊「萬事以和為貴」地讓步，這才會落得今日只能大嘆「偏差」的困境局面了。

所以李如華博士強調萬事從家庭起步。當年他在報章上的廣告就是這麼寫着：「重振男人的雄風」、「挽回昔日的衝勁」、「別再軟弱無能」、「不要臨陣退縮」、「再塑造你的骨氣」來招徠因陽萎而自卑的一群。

以按摩為經，心理上的說服為緯，在李如華博士的精心「調理」下，一個個垂頭喪氣的人不但從此挺頭昂首，給家庭帶來人生的樂趣之外，而且「骨氣」十足，倔拗頑強堅毅不拔地面對現實生活。附帶作用地，女人們都受到「骨氣」的感染而果敢堅強起來。

效果卓越，影響漸廣，李如華的成就終於獲得「華人總會」的承認，「華人救星」的讚揚更是響徹雲霄。每個人都以有「骨氣」而自勉自勵；一時之間，華社的前途頓然似乎死了起來。

於是，「與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的口號四處泛流。每個團政黨組織以及宗教團體內的不滿與失勢份子都打着「站着死也要有骨氣」的旗幟，另起門戶。霎時間，民間團體紛紛成立，形成一盤散沙的局面。

就在李如華聲譽如日在中天般的熾熱時，內政部一直紙令下來：「妖言惑眾」，而把他逮捕了。

總警察長向內政部長投訴：形勢不妙！不只是一般犯罪份子，就連一般犯交通規則的小市民，每個都「骨氣」十足倔拗地死不認錯。寧願罰款坐監，就是不願悔過。每個人都倔強起來，而且不論是對是錯，都倔拗到底，還說這是「骨氣」的最高表現。

教育局長內政部長投訴：慘！學生與教師對立，教師與家長對立，家長與教育局對立。大家都堅持己見，大家都說自己是站在真理的一邊，而且還有「骨氣」作後盾。

監獄總督向內政部長投訴：壞了！每個犯人都握着拳頭，每個犯人都說寧死不屈、絞台不夠用了。

社團註冊官向內政部長投訴：不妙呵！地方上社團組織紛立閹多胞，每個人都想據山為王，起個組織嚐嚐當領導人之癮。我們局內人手不夠用了……

內政部長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最終的結論：陽萎還是必要的。

尋根究底，李如華博士的名字終於出現在內政部長的腦壁。

搜查逮捕過後，在李如華博士一團糟亂的辦公室內，那面「華人救星」的錫盤被人踢進桌底下去。

（刊登於星洲日報「星城」版 5/4/1987）

忍

中央政治理事會的協調會議上，主席陰沉着臉唸讀着一項項「議決」案。

作為A黨代表的總會長的他，兩道濃眉已蹙成兩脈山巒，沉重地壓着微閉的眼皮。他不能睜眼，不能睜眼望向對桌那些臉呈喜色嘴角泛笑意的B黨代表。他唯有低着頭，想像在會議過後他該如何安撫慰藉黨員們，如何向他們描繪美好的遠景還是在濃霧後面等着。時勢既已釀成，重建及維持黨員們的信心該是總會長的唯一責任吧！

於是，他想起豪華辦公室內高背轉椅後面的牆上，掛着一幅本族書法大家贈予的勁透紙背的「忍」字。

……忍，忍耐。給黨一些時間。羅馬並不是在一天內建立的。鬥爭是條漫長的路，只要有恆心，別斤斤計較蠅頭一般的侵蝕。忍，忍耐。我們的古人說：百忍成金。小心忍則亂大謀。咬緊牙根含血吞。忍，忍……我們還是會，而且要爭取的……

這時，他感到一股氣體在下腹亂竄，大腸的肌肉在抽搐。陣陣的氣體牽引而來的絞痛在下腹蔓延。他不由移動身子，坐直起來。屁眼的肌肉如臨大敵地緊閉着——如他的雙唇。

他左手按着心房，右手按在丹田，低垂雙目，排除腦海的一切雜念。他吸了口氣，然後運用丹田處的內勁

，把屁眼與大腸的氣體壓縮提吸。緩慢地，那股氣體游移上胃部，再湧上胸膛，竄進口腔。他的臉頰漲大，他的嘴唇緊閉。他於是大力地用鼻子吸了口氣，硬硬地把那股體內的氣體再次吞壓進胃腹消化去。

難怪乎黨員們常在總會長背後說：會長的口臭很重呵！

主席的「議決」案還未唸完，總會長却已排解了心頭的死結及生理上的困境，他於是輕鬆而又友善地抬起頭，環視及鑑賞會議廳內各理事們的臉部表情了。

還是早年的「中原先覺子」相師洞察先機。他說：依據先生雙掌的紋理，先生你的事業成就必如日於中天。看你臉相鼻相眼相耳相嘴相，再加上先生你這對眼神，既使不能君臨天下，做個族人的第一號人物該是綽綽有餘。問題是先生你氣息太重，「忍」道修為太淺，怕會誤了大業。「忍」道不精，在本國的政治經濟的結構下，恐怕不能面面俱圓而壞了仕途，「忍」道的修為，始於「忍屁」功。吾族文化五千年，相師我還是推荐你向國術大師修練「忍」功。一朝成就，仕途就在先生你眼前展開。

就憑「中原先覺子」一席預言，當年總會長（那時他還是區會主席）當然不會輕信。於是他就去蹲在路旁，看着印度相師打開鳥籠，拿着米粒餵進從鳥籠跳着出來的青色小鳥的嘴裏，然後又看着小鳥跳到排列在路面上的撲克牌，並喙拉出一張紙牌放在印度相師腳旁，然後微翹着頭等候相師的米粒。印度相師把小鳥趕進鳥籠之後，翻開紙牌說：先生你是大富大貴的人呵。可惜你

氣焰太盛。只要你能……印度相師緊握拳頭作出咬緊牙根狀——你就能成功。

不只「中原先覺子」及「烏」相師如是說，就連暗巷內的馬來術士，在細看五官之後，也再三說：先生，好，好，先生，不是第一號人物，也是第二號人物。

百事從「忍」起，當年拜師練「忍」功之後，他即從區主席一竄成為州的中央代表。過後黨爭興起，而他就憑一流「忍」功，成為兩派人馬都能接受的人物，再加上中央政治理事會主席的青睞，他即一躍而登上黨總會長的寶座，更從而坐在中央政治理事會主席的右邊座位上。

然而總會長還是有苦處的。

總是有一批黨員不聽從他的勸導學習「忍」功，更有些黨員學習之後却又不勤加修練。每次的中央代表大會上，常年的黨員大會以及常委會上，總是有人因「忍」功修練不到家或是根本不修練，而在會議上大放「屁」詞，鬧得整個場面臭味瀰漫，令人掩鼻嘆息。

他甚至想下一道總會長的命令：凡未曾修練及不能通過「忍」功檢驗考試的人，都不能申請為A黨的黨員。

然而在他統計了A黨內修練「忍」功的人數，及調查了近年來申請進入A黨的反應後，他還是左手按心房，右手按丹田，吸了口氣之後，「忍」了下來。

就如現在，總會長這一張充滿和藹親善友愛的笑容正迎向中央政治理事會上B黨的各位代表。本來還以為A黨總會長必定會對「議決」案違抗，並且會引起爭執而暗自担心的B黨代表們，這下子可都各自放下心頭的大石而笑臉相迎了。

主席抬起頭，發覺會議的氣氛還甚融洽，他於是微笑了起來：「這些議案，我提議通過。」說着，把文件夾閣上。

「我附議。」B黨署理主席舉手喊道。

總會長下意識地把左手移向心房，右手又要移向丹田時，却意識到主席的眼光正向他望來，連忙站起，諂媚地微笑着說：「議案雖然還是有些偏差，希望在不久將來能夠糾正。大致上，我還是能向黨員們勸說的。」

「好，好。本國的政治結構就是建築在協調磋商基礎上的，」主席伸出右手：「團結才是最重要的。」

總會長連忙伸出右手。這時一股氣體又竄向屁眼處。他連忙吸了口氣，拉緊屁眼四周的肌肉，心中直喊着：忍……忍耐……忍。

（刊登於星洲日報「星城」版 21/6/1987）

五十一點六三巴仙

四年一度的黨改選終於落幕。

黨主席與他的伙伴總算擊敗了來勢洶洶的挑戰者，並成功地把持了理事會大部份席位。

黨主席曾說過：即使只贏得一張多數票，也要負起黨員所託，堅持執行黨既定的政策，為民族帶來美好的未來。

況且這一次的改選中，黨主席獲得四十一張多數票。如果以巴仙率計算，他已獲得五十一點六三巴仙的黨員的支持。

五十一點六三巴仙，所以黨主席從容地步上主席台，在高背皮椅的主席位上安然就座，說：「既然敢挑戰，既然挑戰失敗，失敗者必有所失。每個人都要付出代價的。挑戰派者，請。」隨着黨主席的手勢一揮，一群失敗者垂頭從領袖台上走下。

黨主席的派系說：「那當然，主席有特權選擇他的班底。不同意者都該讓路。」

挑戰的派系說：「這無異是趕盡殺絕的迫害行為。黨的團結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四十八點三七巴仙的心聲也不容漠視。政策也得作恰當的修改。」

黨主席雙手在空中一按：「如果我失敗，我也得接受奚落。接着下來的四年，大家都得聽我的，」他雙手抓緊麥克風：「我先要從黨的團結談起……」

於是，黨主席坐在台上，從民族的團結談到黨的團結，再延伸到國家的團結。從民族經濟談到國家經濟，從民族教育談到國民教育，地方政治形勢到國際政治的均衡……

他抓住麥克風，說了一年。

而他總是記得，五十一點六三巴仙的黨員信任他，並贊成他執行的手腕與政策，所以他永遠坐在高台上，俯視着眼前的黨員：「黨員的團結是黨的資源……大家都得聽我的。」

他抓住麥克風，說了兩年。

「五十一點六三巴仙的黨員支持我的政策，所以大家還是應討研討我的政策構思，」他坐在日愈昇高的講台，兩眼如老僧入定地閉着，口中却喃喃有韻地唸着：「團結……經濟……教育……」

這時有人按了警鈴，想提醒黨主席已有一半的聽眾在打瞌睡，更多的人在打呵欠了。警鈴聲再度響起時，已有人站起往會場外走去。

還是有五十一巴仙的人存在的。黨主席微睜了眼睫又再垂下：「既定的政策必當會帶給全族的經濟繁榮……」主席又說了一年，麥可風也抓緊了一年。

黨員陸續站起，走出會場外。

有人截斷了麥可風的電路。有人開始把會場的椅子往外搬。從台下望去，黨主席的講台已升高到屋頂之處。人們除了聽到微弱的音響，以平視的眼光往台上看去，已不見黨主席的踪跡。

黨員已全部離去，所有的椅子已搬空，全場一片狼

藉。

這時，高高在上的黨主席睜着眼，俯着身子看到還在會場寫着這篇報導的作者的我，欣然地說：「不要緊，不要緊的。除了五十一點六三巴仙，還有友族的友黨支持我，我還是要繼續說下去的……」

黨主席微弱的聲音，固執地從上空飄落了下來。

（按：本文純屬虛構，如有雷同，概屬巧合。）

（刊登於星洲日報「文藝春秋」版 14/7/1987）

語言

大學畢業以來，他當過市場經理，教師，工廠技術，商業助理，他甚至涉足社團座辦，政黨義務秘書。他四處營鑽，無非是想在社會上覓一立足之地。然而他發覺只因缺乏某種技巧，他將永遠沉澱在社會的最底層，永遠沒有「成功」之日可言。

在遙遠的古代，人們上山拜師，學得一身劍術武功之後，下山浪蕩江湖，即可搞出個局面來。

在現代，大學傳授了他拉計算尺按計算機玩電腦的技能，本該是就此無往不利的了，然而，幾年的時間下來，他的前途還是如此這般困滯不前。

爲什麼？他常凝望星空，再三地自剖自析自究。爲什麼？

這時，他聽說在板州大山脚市郊的一座高山上，住了個德高望重的術士。

他決定上山拜師求道去。

經過一番辛苦困難的跋涉，他終於在山頂那個山洞，見到了個童顏鶴髮的術士。他一頭跪倒，央求術士收他爲徒。

術士說：「可以。我可以傳授你舞刀玩劍之術，或是開鎗射擊，或是製造計劃炸彈，甚至，暗殺突擊爆竊等等種種的枝能……。」

他搖頭：「不，師父。我不想走暴力之途，我只想

學習言語。」

「語言？你的大學教育不已令你掌握了三種語言？」

「不，師父。我只想學習另一種高深的語言。」

術士哈哈大笑地笑了起來：「好，好，你的慧根不淺，竟然知道我還有另一種語言的絕技秘笈。好，好。我就收你為徒。」

「我將教導你把語言轉變成欺騙工具（讓你能在政治領域高聲吶喊），或是施朱敷粉的悅耳門面話（讓你成為面面俱圓的社團領袖）。我將教導你像知識份子般地咬文嚼字地掉書袋，製造出迷惑般的煙霧。我將令你的語言成為冷箭尖刀，糖衣毒藥。虛偽、諂媚的語言將使你的詞句華麗，無情冷漠的語言讓你的形象更為傲岸高超。至於激昂悲壯憤慨大義凜然，悲天憫人的語言姿態，更是我這套絕技的入門。當你口腔內三寸不爛的肉條修練到出神入化時，你將是本國華族的救星！」



三年後他藝成辭師下山。

五年之內，他果然從華社最底層崛起，由社團領袖蛻變成執政黨代表，從而進窠成為中委代表，副會長，最終成為一手掌握政經實權的民族最高領袖，國家的高級部長。

他的語言令族人陶醉如痴，他的語言已成為族人的天籟。

他終於成為一顆「救星」！

（註：方昂的短文『不言不語』延伸出我這篇『微型小說』，不敢掠美。）

（刊登於星洲日報「文藝春秋」版 24/7/1987）



搬進新房子後，他才發覺選購這間處於路角的屋子，是個錯誤的選擇。

屋旁與屋前的大路構成個直角交叉點。屋旁是條交通要道；飛馳呼嘯的車聲，終日不絕於耳。屋前成了路口，所有經過屋前路面的車輝都得在屋前停下，左顧右瞻一番之後才向左或右或前方馳去。

於是，總有一些騎着摩多西卡的年輕人停在路口時，似乎有意無意地窺視他的屋子。站在落地玻璃門內的他，感覺到屋前的鐵絲籬笆及鐵柵門不足以隔開他與過路人間的距離，五尺高的籬笆更不能帶來安全感。

他對妻子說：我們的籬笆必須增高些，我們的鐵柵門必須安上尖頭鐵枝。

籬笆工友完工後，他站在屋前忖道：至少不能一跨而入吧！

在他稍為感到落實時，他的妻子抱怨過路人的眼光令她不安。

說的也是。他站在屋前，就也有種裸呈露體的感覺。

他於是找來了園藝工人，在籬笆內種植了整排的矮樹叢。

矮樹叢護着籬笆，驟然間似乎把大路，路人甚至車聲人聲推遠了。夜間，他也開始聽到從矮樹叢內傳來的虫鳴聲。

就在矮樹叢長到與籬笆同等高度時，他也到了退休的年齡，正領着退休撫恤金。退休意味着有大把充裕的時間，這也意味着有大把時間來思考、閱讀報紙及看電視新聞。因此，他發覺世風日下，犯罪的種子已在這社會四處滋長。

他決定養了隻狗。

他在鐵柵門外掛了塊通告牌，上面寫着：「禁止入內——小心惡犬。」

狗吠聲不只趕走了各種行業的推銷員，甚至那些本來就很少來派信的郵差，更是從此不上門了。起初間或有三幾個老同事或遠近親戚到訪，然而滿嘴碎牙及粗暴的狗吠，也使他們退避三舍。這不能怪牠啊，他對妻子說：我們的狗必須盡牠的責任。

他的妻子也點着頭：對，這樣我們也清靜安詳些。

於是孤寂就如屋外空地上的野草四處蔓延叢生，狗唯有在孤寂的草地上嬉戲。這對老夫婦每天就在夕陽西下的草地上細數孤寂。

不久，又聽說鄰居屋子進了賊。他於是決定在籬笆之外修築一道石牆。雖說從此不能再看到馬路上的風光，他望着那道又高又厚的石牆，心中感到非常踏實。所有的聲音都被隔在牆外，靜孤罩蓋了整間屋子。

一天，早上醒來，打開門時，他發現那道石牆及牆內的樹叢，在一夜之間竟長到與屋頂齊高。鐵柵門也因石牆的成長增高而被卡住了。他奮力想把鐵柵打開，向外界求救，然而他發覺他的聲音已被囚住而傳不出去。他的狗却無比興奮地在草地上打滾竄跑。

他回到房內，拉開妻子的被單，想叫他起來看這一奇蹟。

他的妻子却已變成一具體體，躺在牀上。

他於是回到門前，坐在草地上，望着石牆一寸一寸地不停地往上增高，直到一天，孤寂把他堵壓死，靜靜地把他埋掉。

刊登於星洲日報「星城」版

2/8/1987



附錄

「樹與旅途」

作者的

創作省思與自評

引言

科幻小說家以撒·艾西莫夫 (Isaac Asimov) 在他全套 (三卷) 的「早期艾西莫夫作品集」(The Early Asimov) ，及「艾西莫夫的神秘探案」(Asimov's Mysteries) 短篇小說集中，在每篇小說的之前或後面，都付上長達千多字、短則幾百字的前言或後語。這些或長或短的前言後語中，作者以平易的筆觸向讀者交代了例如：他創作這篇小說的前因後果，這篇小說曾經被某雜誌拒絕，又如何被另一家雜誌採用，得到多少稿費，或是創作這篇小說時的心態，及當時社會事態給

予他的沖擊，甚至他這篇小說中的缺憾及讀者的批評與反應的種種剖白。在其間，尤其是讀到作者毫不掩飾地直揭發自己的疵痕，承認自己某處處理失當，而自己還願意保留這些缺憾的解釋時，不禁對作者的坦白及「自知之明」感到崇敬。

而在英國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評論集「現代小說——九十九本佳作」（Ninety-Nine Novels, The Best In English Since

1939）中，又讀到作者謹以一千多字左右的文字，即能全面性地為一部長達十一卷的長篇小說作出言簡意賅的評論，及詮釋收入此著作的理由，其間又加上對原作者介紹及勾劃出作品的故事梗概及輪廓，無論是對伯吉斯鑒賞力或是文字功力，都能令人折服。

就在上述的兩種引觸下，我重讀了這本剛從印刷局拿回來的短篇小說集「樹與旅途」，並企圖為這本小說集中的十四篇小說，個別按上自己的評語，創作原由及心態，甚至自揭下小說中的短處。理由無他，總覺得要是一個人連自己的缺點都看不到，就休想在創作上作自我的超越提昇。善意贊揚的文學評論在我國文壇很風行。這種評論對讀者只有推介的作用，對於作者的創作進取，却「一無用處」。馬華小說作者最需要的，是真誠善意而又嚴格無私的批評。重讀了這本「樹與旅途」，覺得在現階段，還得自己來動手。

所以我是以最坦率的態度，為這十四篇小說寫下各自的前言。長或千字，短或百字，這些前言都是自己最率直的揭露，或是創作時最真實的心態或背景。

書的「后記」寫於一九八四年三月，也於當年發表了。出版日期也是八四年四月，然而真正從印刷局拿出這本書，却已是今年（八六年）五月。這本書「遲產」了將近兩年，原因無他，不外是經濟及銷路問題。這是我國華文作者的困境，也是馬華文學不能「振翅飛翔」的原因吧。

封面是取自「蕉風月刊」陳瑞獻專輯的一幅畫「某些先行者」。畫中那小孩子穿的「吊帶褲」，年小時我穿過。兩個大人戴的帽子（一個硬壳白圓帽，另一個黃色「似絨又似皮」的帽子）都是我父親伯父當年戴過的。還有黑色交叉帶的拖鞋，白背心，藍短褲，那種直刺到頭頂的髮型以及赤腳都是當年哥哥們及我的衣著外型。這幅畫觸發了對伯叔輩們很多的回憶。這，就是我選它作為封面的原因。總究，父伯叔輩們的時代就要消逝了；

對整本小說集的評語是：大致上，還滿意。

樹與旅途

最不想解說的就是這篇作為「代序」的「樹與旅途」。

「樹與旅途」是以寓言體裁寫成。就如詩，如要詳細加解說詮釋，就全失了滋味。讓眼光從各個角度投射而來，而這篇文字能否就如多稜的水晶反射出各種各樣的光彩呢？能否經得起各方讀者的「咀嚼」？這是我執筆時對自

己的要求。

這篇文章有太多「解釋」性的對話。也就是說，小說內的對話似乎就是要「講」給讀者「看」的。用對話來向讀者「解釋」作者的意念，就如電影中主角爲了交代以往的情節而開口閉口地說「歷史」那樣，是二流以下的手法。

寫成之後，我曾自問可有別的表現法？沒有。

所以，我還是很高興自己能寫出這樣一篇作品來。

公孫倆

這篇小說分兩條綫發展。

一條是一九〇一年李亞華自華南汕頭投奔南洋后面對未來的現實生活，一條是他的孫子李利發在七十幾年後由北馬流落到新加坡工作時孤寂苦悶無奈的心境。兩種情節交替映現，人物的描繪也跳躍在兩個不同時代的空間。我要求的就是兩個時代的人物的對比，更期望能透澈地刻劃兩個時代不同的人的心靈困境。

然而眼明的讀者不難發現，寫到李利發時，尤其是描繪到他的孤寂，我的筆觸暢順，而且一些心理的映像也較「可信」，因為這就是我在新加坡讀書后就業時的一種心境。我是在「寫實」。至於寫到李亞華時，由於不熟悉父老輩南來時的心理狀態，每當觸及內在時，總是戰戰兢兢，而避重就輕地敘述他們上岸之後的現實生活去了。

父老們南來的故事應該是我們小說作者淘不盡的素

材寶藏，更是我們應該反映到文學上的史實。我們確實需要有責任的小說家向方面進軍開拓。在這篇小說中，我得坦言未達到預期的水準。

六七十年代大批青年南下新加坡工作求學，那種流落異域的孤寂無奈，更是我體驗過而最願意表現到文字上去的。「他微感到塞在股后褲的那條領帶的迫擠感」，確實，那時的感情確實脆弱無奈而又孤寂。人總覺得在被擠迫着。然而，在這篇小說中，我的表達又如何呢？

我不願苛求。

因為這是我創作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寫在一九七五年。

吊胆記

「吊胆記」發表於一九七七年，創作於該年四月十二日至十五日間。

記得在這之前，曾在板城中南戲院看了套叫「The Duel」（當時影片中文譯名已無印象，字譯為「決斗」）的西片。這是部美國片。該片主要演員只有一個男人及兩輛車。主角駕了輛汽車奔馳在美國西部廣闊無邊大平原的超級越州大路上。在路上，他無意中超越了一輛重型的拖箱卡車。這輛拖卡車於是鳴起車笛由后趕上超越。一場越車斗快的車賽於是展開。起先是始於鬧着玩的競快，然而却逐漸地演變成一場欲置人於死地的遊戲。拖箱卡車司機或許是個心理變態的人吧，只見他一而

再，再而三地想把汽車自大道上擠下深谷，或是從汽車后面衝上前來撞擊。到後來，卡車一直伺候在汽車后面，找機會要把汽車從大路上消失掉。鏡頭就在汽車主人驚慌恐怖失措，及卡車司機腳部死命踏上油門，推上車檔，卡車向前撞擊間來回映現。在一個公路及鐵路無柵門的交叉點上，汽車主人由於看到火車已駛近而在交叉點前停下，這時卡車靜悄悄從后面貼近，接着竟駛前要把汽車推向逐漸飛馳而來的火車。於是，只見汽車主人死命踏着煞止器，而后面的卡車却拉起長笛歡呼般的大力把汽車推前。汽車被推得輪胎冒着青烟，而火車已馳近。就在這時，汽車主人當機立斷踏下油門在火車前面沖過交叉點。汽車主人，卡車司機的腳部，一輛汽車及一輛拖格卡車，整套電影就在這簡單的道具上塑造起萬鈞死亡的壓力及陰影。最后，汽車主人施了小計而把這卡車引向深谷墮落。這時，汽車主人脫離了死亡的威脅而雀躍萬分地在懸崖上又跳又叫又舞。那種從此「脫離苦海」的興奮一直深留在我腦海中。

「The Duel」最后一幕興奮跳躍的情景一直誘使我去把這種感覺重現。那時，我正在板城一間工廠工作，我們租來的屋子是坐落在陋僻清幽少有人迹的地區，每天上班之后只有妻子及個孩子留在家中。那時在上班途中常胡思亂想，總覺得家里很不安全。會不會有一天我放工回來竟發覺家中飄滿鮮血，或是什麼可怖的事情就在我胡思亂想的同時正在家里發生着。

就在這兩種概念下，我寫了這篇「吊胆記」。

現在重讀這篇小說，仍然覺得它還有可取之處。故

事直述描繪下來，在其間又加上個人幻想及想像。記得當時寫作時還為此頗新穎的手法而向妻子自夸一番。這是一篇淺白易懂的小說，要表現的是一個現代人面對現代社會暴力行為時的一種患得患失的心理，一種對生命安全感的無奈。要表現的都很如我心意地表現出來了，但還不是我最喜愛之作。總覺得文字的運用上還不夠斟酌，對白也失於純熟，而且制造懸疑的氣氛過於淡薄疏忽，不能穩實地把握，最后高潮的處理更是草草了事。個人客觀的看法是：

由於小說里那幾段心里幻想的描繪，才使這篇小說有些許生色。故事內容雖有失於缺乏深度，然而當時的心境確實如此，所以這篇小說還是原裝呈現。

聲樂家

寫了近十年的小說，而敢於，願於對我的小說發出「迴响」的，似乎只有溫藏（溫祥英）一個，除了評我的「聲樂家」之外，還有一篇小小說「車禍」。

好，真有他的。

我不介意批評。即然敢把作品呈獻，就不怕別人提出他們的看法。因為作品發表后，對我來說，已是「身外物」了。能夠嚴肅的批評，無論是評好評壞，只要是具誠意的，就是對作者的一份尊敬，這一點，所有具「自知之明」的作者都應該誠意地接待之。

溫藏在「被噬的羔羊」一文中，曾說「聲樂家」

這篇小說只單純是一篇羔羊被老虎噬掉的故事」。坦白說，當我執筆這篇小說時，我並沒有去敘述「純潔」被「經驗」噬食的企圖。

我從「輕佻」入手，採取客觀的第三者筆觸，來敘述一個純潔少年小李的死亡。他的死亡情況，是由於所謂的縱欲過度而死，嚴格來說，是太於虛構了，至於是否有這麼無知純潔，甚至連脫光衣服練聲吊嗓子也不會疑惑，或者上床做愛也坦然接受的青年人嗎？老實說，我也感到懷疑。至於其他兩個配角（漫畫家及畫家），都似乎有點「不食人間烟火」。

其實，我寫這篇小說，是有意於寓言式的。記得當時在一本「花花公子」雜誌看到篇小說，大意是一個人被幾個人塞進一個郵筒內，而這人竟心甘情願地蹲在郵筒內來觀察他周圍的人情事態。概念是奇怪的，於是觸發了我。就這麼我要一個人死去，荒謬地死去，所以，就虛構一個純潔的少年去縱欲。記得當時還想大撒「鹽花」，讓小說呈「黃色」的，但看在編輯份上，免了。

我說我的筆觸「輕佻」，因為我是「走馬看花」地描繪人物及事件。我不曾深入，對所有的人物都「點」到為止，就像是在說故事，一個有「味」的故事。坦白說，我並不是嚴肅地寫這篇小說，只可把它當作一篇鬆弛神經的戲作。或者，寫作的當時我是有意表現小說較輕鬆的一面吧。

背景是白沙浮。這也是我在新加坡居留時熟悉的地方。那時常跟吳偉才到那里看人妖，而那一帶某區域的

老舊房子，總是有條黑黝黝的樓梯升上屋內上方的一個黑洞，而吳偉才告訴我：好多妓女就住在里頭的黑暗中。

「聲樂家」是我寫小說中最輕鬆的一篇，信筆寫來，沒有什麼莊重的使命在筆端壓着，當時寫得清快，現在重讀時也還感到清快。

如果問我有什麼意見？

我說：這是一杯白開水，容易喝！

有原則的人

小說的時間局限於某天早上十點左右到中午十二點半左右的兩個半小時內。

小說的佈局開始於中午十二點半左右，採取沿着時間逆流而上來揭發整個事件的真相，更從而暴露人性的虛偽及脆弱。終局於上午十點左右，真相終於大白。頗為自許的是在每一段落中，都能一層層地揭露李正華這人的性格與人性。所以這是篇自認為滿意的作品。

記得發表時副刊編輯認為這篇小說頗有「羅生門」的意味（該是電影的「羅生門」或芥川龍之介之小說「竹藪中」）。個人倒覺得相差甚遠。「竹藪中」或電影的「羅生門」是由幾個人來敘述各自在某個事件所扮演的角色，而我這篇小說却是沿着時間回述一個人某個事件中，表露在各個場合上呈現的人性，以及人為了「面子問題」而施盡法寶來多方掩飾。雖頗可笑，其實確是悲哀。人的原則及傲氣都在不恰當的時空展現，其實骨

子里却充滿了面對失業的悲哀。

我不是在討西方人的優越感，我更注重於人性的多層面目。

小說的形式及語言的對白都達到自己滿意的的水準，惟一的缺憾（也不知如何化解）是董事長在真相大白之后即立刻將李亞華開除並要他在當天上午離開工廠。這，未免太匆促、太牽強、太不可理喻了。

然而，可有別的出路而不影响到整個事件的發展？爲此，我曾反省再三。

剩下的下午

在新加坡，三年的學院生活及六個月的工作留給我難以磨滅的經驗。又苦又辣，又喜又哀的感受，一直在誘使我把它們伸延或移植到我的小說創作上。

我曾經想把在新加坡生活期間的經驗及感受寫成一系列的小說，並名之爲「流落組曲」。「聲樂家」、「剩下的下午」，「回歸」及「回鄉」都是屬於「流落組曲」的一部份。從一九七九年的「聲樂家」到今年一九八六年，在這方面只得四篇，成績太不理想了。

「剩下的下午」有很多個人的影子，所以與其他小說相較之下，這篇小說的故事性就非常淡薄，只是在敘述某個事件的發生與進展而已，也因此，個人情懷的抒發及心理反應的描繪與刻劃就在這篇文章中佔有巨大的位置。也就是說，個人的經驗籠罩及阻礙了故事情節的伸延，局限了短篇小說應有的趣味性。

在鬧市中人的孤寂及無奈，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個人對社會及時空的茫然及無主，這些，都是這篇文字的主題。至於創作的手法及形式，是有意如此塑造的，並把它當作種新的賞試。

如今重讀，還是覺得它有被收進小說集中的價值。

回 歸

檳城島上有不少豪門巨宅。

幾十年前南渡而來的父老們中，有不少終于熬出頭而成爲本地的巨富，並建立了本身的豪門家族。第一代的奮鬥開拓血淚史實，及第二三代子孫或趨向沒落地蛀嚼家族根基，或欣欣向榮地在父老們的基業上大展身手的等等逸聞，都是小說家們發掘不盡的素材寶藏。這篇「回歸」就是我在這方面的第一次嘗試。

很迷惑于豪門家族第二代的風流艷事。小時候，常在報章上看到某某巨富之子娶第三第四的姨太太，或是在蓮花河一帶的旅社召妓，或是被婦女控告悔婚，甚至中「馬上風」死亡的新聞。這些總是叔伯輩們口中的笑談，聽多了，腦海中至今還有鮮明的印象。

「回歸」就是藉着一位巨富的一個不被承認的孫子來對祖父，甚至整個家族提出的道德價值的質疑。採取的是內在的表白敘述，及心理歷程的重現，所以文字的描繪盡量的扎實，對白減少到最低量。個人的內心描繪重于外在情節的抒寫，主要的情節竟簡單到主角從新加坡上火車到吉隆坡后又回轉新加坡這麼簡單的事件。單

一的情件就是這篇小說的主要情節。對於那些對小說要求有高潮低潮甚至有頭有尾的評論家來說，我這篇文章是否能稱得上是小說，當然大有質疑。此外，我也有意為主角滲進一些「反英雄」的意識，呈現出一個人沉郁內省而對社會格格不入的年輕人的心理映象。

這篇「回歸」也是寫作技巧上的一個嘗試。大量的文字敘述也加重了主角的陰郁冷漠感。原意就是想把一大堆文字堆在一起，給讀者一種「壓擠」感。現在重讀起來，還是覺得這不失為最佳的形式。當然，反過來說，這種技巧也可能是致命的唯一敗筆。

由于有寫到主角自我流放到新加坡的生活，所以我把這篇也列入「流落組曲」的系列去。

汽車與他

當年創作這篇小說時的印象還很清晰。

那時我正閱讀着「當代拉丁美洲小說選」中阿根廷作家愛杜瓦多·馬彌亞（Eduardo Mallea）的短篇小說「心意」。其中有一段句子「……………當他付清下一期款項，這小屋便是他的了——他跳上一架來自泰古里的公共汽車，如常地到城里去。他差不多是完全快樂的。……………」

「他差不多是完全快樂的」，「當他付清下一期款項」，這兩個句子一直在腦海中流竄。款項，快樂。我自己曾經歷過的一種快樂，那是最後一期的汽車貸款付清后的一種清快的感覺。一個怪異的念頭在腦閃過。無

限快樂欣愉的境界與痛苦悲哀的深淵，只有一綫之差。所謂的快樂，都是脆弱的。這是現代人的一種心靈困境。這是個可以發揮的主題。于是我放下手上的小說集，拿出紙張，就在二個小時內，完成了這篇「汽車與他」。創作過程順暢，筆觸輕快，行雲流水般地，我終于輕易地把一個小職員千辛万苦得來的脆弱的快樂散碎成他神經質的悲哀。

描繪的只是十五到二十分鐘間的時空，直接抒敘下來，除了些許的外表描寫及對白之外，最主要的着墨是在主角心理上的患得患失的掙扎的勾勒。最喜歡的是主角心理戲院時由于心情的暢愉而守門婦女的一笑，及他氣壞萎頓地趕着去看他的汽車時，守門婦女這回冲着他裂嘴一笑。在這兩笑之間，「快樂」真的如山崩倒。

雙重的人

人性潛意識下的善與惡，一直都是文學創作中常被探討的題材。至于善與惡在意識思維上的斗爭與掙扎，人性中雙重道德水準的矛盾，更是很多小說家們最喜愛着筆的主題。單面的描寫善或劃刻罪惡，已不足以描繪出現代人雙重性格的真實面了。或善或惡，不再是分明如黑白，時空的際遇及意識的閃現才是個人表現是善是惡的主要因素。不到臨場，人的道德水準總是「曖昧」不清。雙重性格與雙重道德水準，已是現代人最常見的人性本質了。

史蒂文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 — 1894)

的「雙面的人」(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及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一個分成兩半的子爵」(1952)都是刻劃雙重性格變重道德水準而被世界文壇推崇的巨著。

我的這篇「雙面的人」也是在這方面的探索嘗試。「雙面人」是在中學時印象式地讀過英文的節本，「一個分成兩半的子爵」却是今年才讀到。所以「雙重的人」的寫作絕沒有受到兩位大師的影響。

刻劃雙重性格，可以「老老實實」不着痕迹地去寫，也可以用寓言式(如「一個分成兩半的子爵」)及科幻式(如「雙面人」)去描繪，而這篇「雙重的人」，却是引用後者的形式。先把主角移植到一個荒謬的境界，再加上荒誕的情節抒敘，牽引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及道德水準去作你生我死的鬥爭，從而反映出雙重道德觀在現實生活一給人類帶來的創傷及敗北感，這些，就是我的目的所在。人終究要活下去，所以在「雙重的人」中，我讓那個較圓滑的贏得這場爭執，這也許是「現實」，其實，更是「無可奈何」。「正」永遠勝「邪」嗎？沒有人能肯定的了。

在這文字的處理上，應該是這本書十四篇小說中最差勁的一篇。詞句的用字鬆弛散漫不說，對白也過于生硬而失于靈活傳神，對白之多又使我有如寫戲劇之感。篇幅之長是本書之冠，不免令人有「拖泥帶水」之感。確實，它是該被「壓縮」的。

這是一篇我寫了一半，就想拋棄，而後又勉強把它寫完的小說。

引魂

在檳州的北海，十幾年前駐扎着一支龐大的澳洲及紐西蘭的空軍部隊，是在我國協防的。近年來，部隊人員已逐漸減少。這些澳洲軍人，再加上隨來的軍眷，以及在基地從事文員工作的本地國民，自然而然地構成異於當地人民生活的社群。最顯然的例子，就是有一些在基地工作得久一些的本國國民，在意識上似乎把澳洲政府當作他們的「再生父母」，動不動就是作想「移民」，移民到南半球那個更為民主更為平等的「天堂」去。

在檳島，英國殖民政府也留下一批當年趾高氣揚，穿着白衣白褲戴着硬壳白圓帽站在圓柱建築物下的「官員」。其中，有好多都是中英、巫英或是印英的混血兒。可以想像這些流有英國人血統的混血兒當年在英殖民地政府是多麼的吃香。這些人都是垂垂老矣，然而這一批除英語之外，不懂得其他語言而生活形態又十足洋化的社群還是存在的。

自然而然地，上述兩種社群比較容易靠攏。在檳城居住期間，鄰居就住了一家兩母女的家庭。曾在殖民政府當高官的混血兒丈夫已逝世，遺留下年老的妻子及四十歲的女兒靠着政府的退休金及教鋼琴過活。這家人很少與鄰居往來，進進出出的都是口操英語的澳洲人。

我就是在這個兩母女生活方式的引觸下而寫了這篇「引魂」。這鄰居社群自有發掘的價值，然而對這篇「引魂」，最滿意的還是它的演出形式。

這是以第二人稱的「你」寫成的小說。「你」就是

主角，「你」如何走來，如何感受，如何回憶。採取這種形式，給作為作者的我無限的自由。我很輕易地進入「你」的意識思想行動去，並佔據了「你」，而且要「你」發表了我（作者）的批評。當然，「你」還是有「你」的意識思想及表達的機會。

選擇的形式使我沒有束縛地滲入作為主角「你」的意識，有時甚而走入小說中的兩母女的思維，尤其上者，主角的「你」是一縷鬼魂，一縷來時要搭「巴士」回時乘「的士」的鬼魂，作為作者的我就更自由地在跟着鬼魂的「你」「升堂入室」，甚而輕易而又合理地洞察外人（兩母女）的思維了。創作這篇小說，無論是體裁還是技巧形式的選擇，都給我一種享受。這篇小說的嘗試，也導致我寫下另一篇「送上山去」的小說。

當然，這篇小說的主角竟是「鬼魂」，所以是不可「理喻」的。要求寫實（其實，我也是在寫實，故事人物是活生生地存在）的讀者和評論者可能會連聲指為荒唐，然而藉着一縷鬼魂來表達我（作者）對這兩母女的同情與憐恤，以及生活的悲哀及無奈，却是最原始的動機。表現手法有千萬種，而我「獨鍾」此手法。至于文字的運用，還達到滿意的水平。

重讀此篇小說，再三地想挑「破綻」，翻了幾次，最終還是停筆。

希望有高手，能挑刺下，讓這粒「汽球」泄泄氣。

回 鄉

小說分兩條綫寫下來。①②③ 是回敘主角「昨日」動程「回鄉」前的心理歷程，(A)(B)(C)(D)却是主角現時的情節交代。其實大可 ① ② …… (A) (B) …… 順序直接地抒敘下來，時空的跳躍手法似乎在「故弄處玄」而不是必要的。讀者如果要如此批評也無不可。寫完這篇小說后，我就曾因這種形式而再三自省，應嘗試把小說順序排列抒敘，然而還是覺得最初的形式最好，所以我還是保留了。

原因嘛：

①手法的新鮮帶來一種「突破」的喜悅。

②在每一段落中試圖標出各別的主題（如①段的人的身份的肯定，②段的父母與祖父母的爭執，③段對父親的憎恨，(C)段對童年的眷戀與自覺，以及(D)段自我的發現等。）

順序寫下來也無不可，然而各個不同的「主題」可能為整篇小說帶來種混亂的感覺，因而覺得如此用一小段一小段來點破自己的意旨更為恰當。這是一篇試驗「Experiment.」重於創作的小說，寫時戰戰兢兢，到後來還是「虎頭蛇尾」地收場了。

故事性不強一直是我的小說的缺點。如「剩下的下午」、「回歸」以及這篇「回鄉」，所描繪的都是單一的事件，人物主角也都是孤身單影。沒有曲折的情節，或是戲劇性的衝突，有的是心理上的映像及好重的孤獨感，一種流落在外非常無奈而又無可適從的悲哀。我的主角常因心理的突發意識而回不了最初的目的地，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也是行為上的一種「反

叛」吧。

由于刻意要求濃縮而不夠深入而又企圖刻劃多個的主題，所以不免在表現上過于表面化而不夠深入。例如身份証的錯誤及護照國民身份問題，都是大可伸延發掘研討的題材，這篇小說中只草率地「點到」而已。篇幅之短，而所懷的「藝術野心」又很大，也難怪乎這篇小說之難以「討好」大家了。

獎金三千元

跟「回歸」及「回鄉」比較下，這篇小說的風格迥然相異。在前兩者，整篇小說的氣氛是嚴肅穩實而又瀰漫着淡淡的悲哀，而這篇小說中，我的筆觸輕快，並且開始使用諷刺及粗俗的字眼與對白。我是要把它寫成一篇諷刺小說的，對象就是時下一些自囚于象牙塔內的所謂「文藝青年」。

透過一位少女的感受來映現一位少年作家如何妥協于現實的壓力而創作「參賽」小說的過程及他的愛情與生活的情況。我曾盡力要把它寫得幽默些，並且加上粗俗的笑話，以期達致諷刺小說的效果。這不是篇難讀的小說，我也不曾刻意經營小說的內涵，「一望見底」該是它的在內容上最恰當的評語。人物性格的塑造及對白的傳神與靈活，還達到滿意的水平。人物與情節都是虛構的，然而隱約間，還是有本國文藝青年們的綜合影子。這篇小說是我向諷刺小說伸延的新嘗試，並引伸到後來寫的「還是回家睡覺去」。

這篇小說也是我少有的「有頭有尾」的作品。故事情節直敘下來，我力求的是戲劇化的效果，所以某種程度上，主角人物已被漫畫化了。在形式上，我不要花招，透過主敘者，我把漫畫似人物的性格及主敘者的少女情懷順序地表達出來。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是否能活靈活現地呈展出來，這才是我對自己的文字運用技巧的要求與挑戰。

這也是篇我少有的較為「輕鬆」的作品，嘲諷的語氣使我重讀時還不自禁地微笑。

還是回家睡覺去

以張永春這個人為主角作為第三人稱，小說透過這人的眼光及思想，而展現了本國區域性政黨研討會下暗流洶湧的鬥爭及政治人物的個人素質。表面上的描繪及人物的勾勒都差張人意，然而，所嘲諷的事件及人物是否過於漫畫或丑化了？這是我寫完這篇小說后的再三自省。

政治少不了鬥爭，鬥爭免不了陰險的佈局及出擊。局外人看來，政治就是一場漫無止境的人與人之間無謂的爭奪。於是，「政治是丑惡的」。我們常讀到一些諷刺性的政治小說，也總發覺這些小說作者總是刻意地把政治人物漫畫化、丑化；政治人物總是反面人物而應被鞭撻的。當然，丑惡人物比比皆是，政治圈內尤然，但我總覺得我們的小說作者一旦觸及政治人物時，總是不能以超然的態度來作公平的描繪。政治人物有時的表現

也是有正面的價值，一味地丑化，不是小說作者應持的態度吧。我寫過幾篇諷刺性小說，第一個應該檢討的是我自己，更期望有一天能寫出篇正面政治人物的小說來。

這篇「還是回家睡覺去」中，有個破綻一直困擾着我。那就是：當張永春抵達研討會場所時，會議已經進行了二個多小時。接着抒敘的第一個演講者是青年團團長，然后是區會主席、國會議員、區文教組組長。演講的秩序大有問題。通常的政黨演講會，總是「大貓中貓小貓」那樣地順序排列下來，更不可能在署理主席未上台之前有區文教組組長上台的機會。況且在這之前，會議已進行了二個多小時了。在這二個多小時中，又是誰在台上演講呢？我只一筆帶過。

我之安排「張永春抵達……會議已進行了二個多小時」，是想刻劃張永春這人物之不守時，蔑視「華人文化研討會」的價值，及表現出他抵達場所時那種囂張的態度及聽眾的嘩亂。演講者順序的安排更是刻意安排以排擠張永春上台演講的機會，以便引出後面「還是回家睡覺去」的主題意識來。所以眼明讀者不難發現到處都有我刻意安排及虛構的痕迹，事實的情況不會是這樣的吧。在此，我就犯了虛構事實，刻意丑化政治人物的毛病。這就是觸發我作上面所述的反省的原因。

送上山去

這篇小說最初以「出殯」為題目發表。過後覺得全

篇小說中沒有出殯的場面而改名爲「送上山去」。本來也想以「送上山去」爲這本小說集的名目，但宋子衡說讀者買你這本書還要被你「送上山去」，不怕忌諱嗎？於是這本書才會是「樹與旅途的」。

這是篇「野心」頗大的小說。

無論在內容或形式或技巧上，我都有「野心」都如意地「得逞」了，所以我少有的滿意之作品之一。

在內容上，涉及本世紀初華南人民逃饑荒，日本侵略本國犯下的罪行，戰后青年的反英反殖民運動，以及時下子女對老一代的孝行。時空跨越了整幾十年。

在形式技巧上，小說分三條綫進行：

(一) 主敘者的一縷重返陽間的幽魂。透過這幽魂的第二人稱的敘述及牽引，展示了作爲主角的老人家的一生經歷：年少時逃難南來的回憶、女兒被日軍蹂躪致死的控訴及戰后大兒子參加反英反殖的犧牲。

(二) 在幽魂敘述的同時，交替着現時二兒子及媳婦孫女準備携老人家上山掃墓的片段。

(三) 在篇首開始，一而再地在各片段間重覆出現的敘述，在篇尾終于形成一種詭譎的現象。上山掃墳的郊游變成了主角的老人家逕自走進墳墓，兒媳們的累贅被解脫而迫不及待地吧父親封閉進墳墓去，然後興高彩烈回家去了。「出殯」，「送上山去」的意旨即在此。重覆出現的敘述，目的是在文字上加強及湧現在篇尾時詭譎情節的沖擊力。

三綫交替出現，時而是幽魂的敘述，時而是現時客觀現實的描繪，這是我「野心」頗大的嘗試。當然，這

又是一篇不能以現實或理喻的尺度來衡量的小說，而我，也不諱言多少有受到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以幽魂作為主述者，這是「引魂」這篇小說後的伸延。文字的應用過于「唯美」，例如幽魂敘述時，竟有「破舊的時鐘擱在牆角指示出時間已在這間房間死亡」、「……一種空無，一種冗長無際的空曠」之類的詞句。幽魂本身是主角老人家的髮妻。能以這種文字敘述，這位婦人大概在陰間受過文字的訓練吧。

這篇小說曾參加過某報主辦的小說比賽，據說沒入圍就被刷了出來，以這種形式呈現的小說，這種結果想來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再談陳政欣的“車禍”

我曾與陳政欣的「車禍」結束我的「小說與時間」，過後總耿耿於懷，不能釋然。當時下筆時，只是一個初讀的印象，不曾詳加分析，未知是否歪曲了作者的原意；若是，則對不起作者、更對不起讀者，也對不起自己了。

陳政欣這篇短小精悍的小小說，實在使人難以捉摸，因為作者揉合了傳統的迷信（或鬼神）與現時才東漸的科幻手法。這種揉合，給予這篇小小說一種意在言外的張力，使人迷困不已。

作者把動作包裹在一件車禍中，以車禍開頭，以同一車禍結束，如一粒包裹着糖衣的藥丸。這種手法，使讀者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中段的動作上，但同時又不能忽略那個楔子與結尾，如一粒藥丸，分不開藥料與糖衣。楔子與結尾中的車禍，是同一件車禍（文字的重復就是證明），但却是整個動作的果，也是整個動作的因。除了打叉使階段分明外，作者的楔子與結尾中却採用了攝影機的客觀手法，而動作却是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觀點來自述，雖然結尾的最後一句却忽然轉為第一人稱，以闡明車禍遇害者和主述者原是同一人。

就是在楔子與結尾中，作者已脫離了傳統鬼怪小說的描述法。那夜明是「月色明潔」，而不是月黑風高的；地點是市鎮，而不是危樓陋屋；傳統中不祥之物的黑

貓也改為黑狗。唯一使人聯想到超自然力量的，只有那把摩多西卡一揮的魔手。因此讀者都認為這一宗車禍沒有古怪；只是一位摩多西卡騎者，爲了避免撞到那隻竄沖出來的黑狗，緊急剎車而飛跌在長街上。因此讀者都沒有一種心理準備；作者接下來會把前因後果徐徐道來的。

可是，古怪卻發生在中段動作的描述上。胸膛的巨痛使主述者「我」掀開眼皮。這沒有甚麼古怪；讀者都以爲這個摩多西卡騎者大難不死，經過一段昏迷之後，因痛楚而醒轉。但慢着。主述者沒有抬頭或轉頭，就看到阿李的摩多西卡翻倒在街中心。如果他是躺在路面上，這似乎有點不可能。就算可能吧，但既有一個人體伏倒在路面，而「駕駛者肯定不是阿李」，主述者却站了起來，那麼主述者又是誰呢？他不可能是摩多西卡的搭客。

從整篇的暗示中看來，主述者就是受害者的鬼魂。受害者的陰魂不散，因爲「阿李的摩多西卡出了事」，因爲「阿李是我（他）的朋友」，因爲他「要盡作爲一個朋友的責任」。這種責任感變成一種入迷（obsession）。另一方面，當主述者開跑時，他跑得比常人迅速，「夜風在我身邊流過，夜風撩起我的長髮」，（長髮是否含有特別的意思，我不清楚，因爲傳統中的厲鬼都長髮撩牙，但現時男人留長髮只不過是司空見慣的時髦。）引起狗哀怨的長號。而他經過的長街，「空曠如墳場」，店鋪如墳堆、招牌如墓碑；這是一個鬼氣森森的世界。最後，當主述者到達阿李的大門前，他却爲了「大門頂

上貼着辟邪的神符」，而不敢擅自撞入。他不敢「冒險」，因為他不知這神符是否靈驗，雖然他自嘲似的理由不是神法，而是法律——「可不願私闖別人產屋的罪」。這一句是否有特別的意義嗎？主述者不願自認是鬼，因此打出這無稽的理由——既是好朋友，阿李那會控他「私闖別人產業的罪」呢？抑或作者意欲加重主述者身份的模稜兩可？既是鬼，又是人？

直至這裏，作者已明顯地建立起主述者為受害者的鬼魂。如果作者就在此處停下，或讓主述者最後聯絡到阿李，這篇小說就不值得一讀了。有兩點使這篇小小說趣味盎然。第一是主述者的性質之改變。作者為了確定主述者是個鬼魂，特意重復狗的哀號——「而夜風却惡作劇地把我的聲音吹得那麼淒厲，害得鄰居的狗群都悲哀地長號起來。」而世俗的迷信是只有狗眼才能看到鬼，而一旦看到，就是那麼悲的長號起來。但慢着，「惡作劇」三個字使人不敢那麼確定。可能這只是一個人的叫喊，但叫得那麼急切，同時傳出去時被風扭曲了，以致狗錯認這是鬼號。不過，另一方面，主述者在叫阿李時，根本不願驚動鄰家，但風却不識趣，或說「惡作劇」，却把他的鬼號傳出去。而且，為甚麼只驚動了狗，卻沒有驚動到人們呢？主述者身份的模稜兩可，在下一句更增強了。因為就在「這時」，主述者看到阿李的摩多西卡擱在屋旁，鎖匙插在匙孔中。他就騎上摩多西卡，如飛地去找尋阿李。這一來，前面的結論都被推翻了：主述者從一個鬼魂，驟然變回一個實體，一個能騎摩多西卡的活生生的人。而那輛飛跌在路面的摩多西卡，又

奇迹地攔在阿李的屋旁，被主述者借來騎着飛馳。難道主述者根本沒有死，根本不是個鬼魂？然則，那輛摩多西卡，又該怎麼解釋呢？

這離奇詭異的事件，作者是以科幻上的時差（time-warp）來說明。主述者是在車禍發生的十分鐘前去阿李的家的。車禍後，主述者的鬼，爲了朋友的責任而耿耿於懷，再到阿李的家去，但那時時間已停止了，很顯然停止在十分鐘之前（鐘擺已停止不動了），因此鬼魂又回到十分鐘前那個處境。那時鬼魂仍未死，摩多摩多西卡仍攔在阿李的屋旁，因爲車禍還未發生。如果不相信，有「聖潔的月亮」（這個意象我不太清楚：爲甚麼聖潔的呢？）做見證。

這篇小小說，可說是分析清楚了，而用字幾乎比它多。但還有一個中心問題尚未解決。若說時間停在十分鐘前，那十分鐘前該是車禍發生後的十分鐘前，因爲主述者（或鬼魂）是因爲車禍才去找阿李的。但到達阿李的家時，却變成了車禍發生前的十分鐘。時間似乎是一個旋環，沒有前，沒有後；前也就是後，後又是前。有的，只有這十分鐘的旋環。而主述者就墮入這個時間的旋環中，在這裏不停的打轉子。（如果我是作者，結尾我會改爲「我站了起來。」以表示這動作重復又重復，毫無斷止。就作者的結尾而說，它僅表明我就是車禍遇害者。不過，作者的原意可能不在此一點上。）

既然時間沒有了先後之分，我必須下同樣的結論：因果也沒有意義了。因就是果，而果也就是因。對朋友的責任，是無窮無境的；這種責任石化在時間中，如希

鳳神話中，那些被責罰的神，永恒作着同樣的處罰，直至時間沒有了！

（刊於「文星」 12/5/85）



後記

這本微型小說（極短篇，小小說）名為「陳政欣的微型」，原因無他，期望還有「陳政欣的微型2」，「陳政欣的微型3」跟着出版。

早在十三年前（七五年）我就開始以寓言式的手法寫一些極短的，幻想式的小說，並名之為「我的寓言」系列。發展到今天，明目的讀者不難發現我已逐漸從自我的幻想冥思轉向現實的刻劃。當然，在實際的現實前，我還是喜歡把一些幻想式的、超現實的概念及手法表現在我的微型小說中。這就是我目前的立委。

我把三十九篇的微型小說分為三輯。

輯一是「我的寓言」系列及延伸，是自我時空內的反映。

輯二是轉向生活及社會「實際的現實」的描繪。

輯三是以上兩種形態的混合。

如果有人說：「你的小說難懂。」對不起，我還是喜歡自己的形式。

所以，我再次欣然而又信心十足地向我國文壇交上我的這本「陳政欣的微型」。

我也附錄了「『樹與旅途』作者的創作省思與自評」一文。這是我對自己的短篇小說集「樹與旅途」的自評。馬華文壇如果沒人願意（或敢）評這本書，自己來，何嘗不是一件「爽事」！

也附錄了溫祥英先生的「再談陳政欣的『車禍』」一文，並向他致以謝意。

我也要感謝我的太太葉淑蘭（葉蕾）。這本書內的每一篇小說，都是由她替我抄稿。

也要感謝畫家源子玲女士。她答應讓我用她的畫作封面，這是我的榮幸。

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日

陳政欣的微型

棕櫚叢書 12

著者：陳政欣

出版：B.M. Paper Products Sdn. Bhd.
106, Jalan Pasar,
14000,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發行及郵購：

Tan Cheng Sin,
47, Tingkat Berapit Dua,
14000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印刷：B.M. Printing Sdn. Bhd.,
1258, Jalan Padang Lallang,
14000 Bukit Mertajam, S.P.T.

定價：馬幣 \$ 5.00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出版

有版權

究翻印



棕櫚叢書
12

陳政欣的微型

陳政欣著

